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基地危机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序幕

第一银河帝国正在毁灭。它历经数世纪逐渐腐败和倾颓的过程，仅有一个人全盘了解。

他就是第一帝国最后那位伟大的科学家，将人类行为科学减化到可以用数学方程式取代，使“心理史学”趋于完美的哈利·瑟顿。人类的个体是无法预测的，而群体反应，瑟顿发现，却能以统计学加以处理。群体越大，统计的预测也就越精确。瑟顿所用来研测的群体大小，绝不少于整个银河系中，那数百万个世界所生存的人口总合。

瑟顿的方程式告诉他，在第一帝国彻底毁灭，第二帝国由废墟中兴起前，人类尚需经历三万年悲惨与痛苦。然而，只要他能将现有的某些情况加以修正，则三万年毁灭过程，即可减至一千年。

为了保证这点，瑟顿就建立了两处他称之为基地的科学家殖民地。他有意地将这两处殖民地分别建于“银河系两端”。主要致力于实体科学的“第一基地”，他是在公开的情况下建立的。而由那群专事研究发展心理史学与精神世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第二基地”，则是在没无闻的情况下，建在银河系的另一端。

三万年既定毁灭岁月的头四百年，已经过去。由于“第二基地”始终鲜为人知，而普遍为人简称为“基地”的“第一基地”，也只不过像某个近于“银河外缘”空无中的小小社区而已。它因为构成人类活动往来的社会与经济潮流，不断变迁和前后矛盾，所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面临一次危机。它本身的自由，只能因循著某条既定的路线移动，而每当它对正移动方向，就有新发展的远景呈现。这也正是去世已久的哈利·瑟顿，所早就规划好的。

第一基地藉著它优异的科学，征服了它四周的野蛮星球。它面对那些宣告独立和逃离垂死帝国的军阀们，加以无情的打击。面对残破衰颓的帝国，以及它最后的强大君王和将军，它也照样给予打击，以加快第一帝国的毁灭速度。

“瑟顿计划”看似进行顺利，而且眼看“第二帝国”必能适时兴起——减少了两万九千年的垂死岁月。

然而，心理史学乃是一种统计科学。总难十拿九稳的不犯过错；事实上也的确发生过连哈利·瑟顿都无法预见的意外。有个叫做“缪尔”的人，平白无故的冒了出来。他有著银河系所缺少的精神力量。他能把人们的七情六欲掐得适可而止，将他们的心灵定型，使得他最难缠的敌人，也终于臣服在他脚下甘为奴仆。所有的军队都不会、也不能和他对抗。“第一基地”就这么垮掉，而“瑟顿计划”也似乎毁于一旦了。

唯一剩下的“第二基地”，由于缪尔出现得太过突然，事先无法准备，也岌岌可危，然而它还是能慢慢地设计出一套反攻的计划。它最大的防御本钱，就是它不为人知的地点。

“缪尔大君”著实花了一番功夫去搜寻它的下落，以便达成他一统银河的心愿。而“第一基地”残留下来的忠贞之士，也冀望能得到它的协助。

可是二者都没有找到它。“缪尔”首先被一名叫贝塔·达蕾的女人迷上，而从此耽于逸乐的温柔之乡，再也无暇他顾。这也正好让第二基地得到了充分的时间，去组织起适当的行动，以使彻底摧毁“缪尔”。他们开始重新缓慢地推动“瑟顿计划”。

可是，从某方面讲，第二基地所占的地利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第一基地已经晓得了第二基地确实存在的事实，他们不愿未来被那群精神学家看透他们的一切。第一基地的实体武力是强大绝伦的，第二基地存在的事实，不但危及他们的未来安全，也严重危害到第一基地重获银河霸权的统治愿望。

这个称之为“第二基地”的，在它伟大无比的“首席发言人”布里姆·巴威尔的领导下，的确可以办到一切。第一基地可以获准去赢得、去战胜、去打败第二基地；让第一基地认为它可以如此；使它在银河系中越来越强，而终至忽略掉第二基地的仍然存在。

自第一基地建立以来，到如今已过了四百九十八年。这时正值它的巅峰，然而却仍旧有一个人不能接受它表面所呈现的强大——

第一章 议员

1

“我当然不会相信，”戈兰·特维兹站在“瑟顿厅”宽大的台阶上，望著闪亮在阳光下的城市说道。

“特米诺”是个宜人的星球，土地广大，水源充足。气候控制学的导入，使得它变得更为舒适，但也因此变得很单调，特维兹时常这么想。

“我根本一点也不相信，”他又重复了一遍，同时笑了起来。他洁白整齐的牙齿，绽露在他那张年轻的脸上。

既是同伴，又同是议员的曼恩·康柏，听了特维一再强调的说法后，就很不自在的摇了摇头。

“你到底不相信什么？你不相信我们拯救了这座城市？”

“哎呀，这点我是相信的。我们明明办到了，不是吗？瑟顿早在五百年前就曾说过，我们将会，而且也有权力可以这么做。”

康柏的声音放低，他用近于半耳语的语气说道，“听著，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这些话，我并不会介意，因为我认为你只是随便讲讲而已，可是你千万别在大庭广众前说出来让别人听到，而且，坦白讲，你遭到天打雷劈时，我只希望没站在你旁边。我对雷劈下来的准确性不太有把握。”

特维兹仍然笑意不减。他说，“难道说说这个城市被拯救了，真有什么大害吗？难道我们没有打过仗拯救它吗？”

“谁也没打过仗，”康柏说。他有著一头奶油黄的头发，一对天蓝的眼睛，而且他从来就不想因为气急败坏，使他的眼睛颜色发生变化。

“你难道从未听过内战吗，康柏？”特维兹反问他。他身材高大，有一头漆黑的大鬃发，习惯在走动时，将两手的大拇指搭进他那件长身软料子的衣服内。

“一场在首都上空的内战？”

“可是却足以引起所谓的『瑟顿危机』了。那场战争也毁掉了哈尼的政治生涯。它使得你和我在上次大选中进入议会，而且这件事影响仍然——”他把一支手腕扭来扭去，好像找不到地方放。

他停止在台阶上，不睬其他政府的人士，以及那些新闻界的记者，还有那些受到邀请，前来观看瑟顿重现的社会名流。瑟顿这次出现，再怎么讲，

也只不过是影像罢了。

这些人全在往台阶下走，谈笑风生，兴致盎然。

特维兹立定不动，让人潮从他身边卷过。康柏原来走在他前方，领先了两层台阶，可是也突然住脚不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就像有条看不见的线在拉著一样。他转头说，“你不来嘛？”

“没什么好急的。贝拉诺市长还没赶到之前，议会是不会开始的。她这时还在拟她那篇又臭又长的讲稿，我可不急著去受罪。——看看这个城！”

“我看到了。昨天也看了。”

“话是不错，可是你见过它五百年前，刚盖好的样子吗？”

“是四百九十八年前，”康柏修正他。“五百年还差两年呢，到时候又要举行一次百年大庆了，而且显然，贝拉诺市长仍会在位，我们希望到时候，她只需处理一些琐碎事情就好了。”

“我们希望，”特维兹很尖酸地说。“可是五百年前城市刚刚建好时，是个什么样子？一座城市，一座小城市，只住了群一辈子也编不完一本百科全书的人！”

“它不是早编完了吗？”

“你是指那一套『银河百科全书』吗？我们现在有的，并非他们当时所编的那套。我们现在有的，乃是一套日新月异的电脑。你见过原来他们没弄完的那套吗？”

“你是指放在『韩定博物馆』的那个？”

“你见过吗？”

“没有。我该著看吗？”

“根本不值一看。但无论如何，他们仍是一群构成当年这座城镇的核心人物。他们在远离银河的边缘地域，建起这个小城；没有任何金属元素可资运用，只在银河边缘环绕著某个太阳，自成一个世界。而现在，五百年后，我们这个城市世界，已经发展到有郊区了。看起来就像个大公园，任何金属只要需要就可供应。我们现在已是万物的中心了！”

“并不一定，”康柏说。“我们仍然只是个绕著一颗太阳，远离银河其他区域的心世界而已。仍在银河的极边缘。”

“你这种讲法有欠考虑。这也正是『瑟顿危机』的整个问题关键所在。我们并不只局限在一个『特米诺星球』上。我们是基地，我们只从银河的边缘，去控制整个的银河。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与银河其他区域隔绝的，除了位置太偏远了一些，这算不了什么的。”

“好吧。算我接受你的讲法。”康柏明摆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又朝下跨了一层阶梯。他们彼此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就越拉越远了。

特维兹单手向前伸，好像想拉他同伴一把的模样。“你难道还看不出这种意义吗，康柏？变迁如此之钜，但我们却仍不能接受。在我们心，我们只需要小的基地，那个如同古时候一样自生自灭的小世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英雄和圣徒早就不复存在了？”

“得了吧！”

“我是说真的。你看看瑟顿厅，在韩定执政期间所遇到的危机不能解决时，我们只能跑到这个当初还是个小『时光圆篷』的地方，来看瑟顿的显像。现在呢？它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化石罢了。当初这儿有『力场坪』吗？有『滑道』吗？有『重力升降梯』吗？——没有，只有这些阶梯，我们就跟韩定一

样，必须从阶梯上上下下办事。每当难以预料的情况发生，我们只能回想当年解愁。”

他手臂猛挥，很激动。“当时那找得到所谓金属的建材？一样也没有。在韩定时期，本地不但找不到金属，而且连进口金属都没有。我们只能用一些脆旧的塑胶原料来盖大厅，让那些来自其他世界的人经过『特朗多市』时，忍不住会停下来，『银河！瞧，陈旧落后的塑胶！好可爱！』我告诉你，康柏，这是非常丢脸的。”

“那就是你所不相信的吗，嗯，对瑟顿厅？”

“还有它面包括的一切，”特维兹咬牙切齿的低语道。“我并不真的相信躲在宇宙边缘究竟有多大意义，就因为我们祖先也这样。我相信我们应该到银河去，到万物的中心去。”

“可是瑟顿却会说你错了。『瑟顿计划』定必然应该执行的。”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所有在特米诺星上的儿童，从小就被灌输了瑟顿拟定了一个计划的观念长大，认为他早在五百年前就已有先见之明了，认为他之所以建立这个基地，乃是预先看到了危机，而且每当危机发生，他的影像就会重现，告诉我们下次将要面临的危机，带领我们穿过千年的历史，直到我们安全的建立第二个更伟大的『银河帝国』，从五百年前的废墟和灰烬中，从两百年前连废墟都彻底毁灭了的灰烬中重建帝国的光荣。”

“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这些，戈兰？”

“因为我要告诉你这是件羞耻，全是丢脸的事。而且话再从头说起，现在也是羞耻一桩！我们并非自己的主人。因为并不是我们在追随这个『计划』。”

康柏仔细打量特维兹。“你过去也曾和我讲过这些，戈兰，我却总认为你常常胡说八道来扰乱我。不过，谈到银河，我却认为你的看法很严肃。”

“我当然很严肃！”

“你不能这样。你不是在开我玩笑，就是想不开。”

“都不是，都不是。”特维兹突然理得平静下来，两手大拇指又插进长袍，把原先激烈的挥舞动作收掉。“我从前就思维过这件事，我承认，可是那只是直觉。可是今天早上的这场闹剧，却突然使我大彻大悟了，所以，我打算在议会上提出来。”

康柏一听，就说，“你疯啦？”

“好，不信是吧？跟我来，洗耳恭听看看。”

两个人双双跨下台阶。他们是最后走下台阶的两个人。当特维兹快步走到前面去时，康柏嘴巴一噘，对著他的背影无声的骂了一句“笨蛋！”

2

海拉·贝拉诺市长要求“执行议会”会场恢复秩序，会议正式举行。她一直带著有趣的眼光看著会场；然而所有与会的议员，却晓得她对出席人员和未出席人员心早有个数了。

她一头灰发很小心地梳成既不男、又不女的发型。她向来是这副德行。她那张脸孔摆出理所当然不怎么出众的样子，不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在她脸上去找出一丝美来。

她是星球上最能干的管理者。没有人能够，或者敢拿她去跟“基地”成立后的头两位市长相比，认为她比韩定和马洛要来得差劲。这两名行政官曾统治了基地的头两个世纪；当然，也没有人拿她去跟“谬尔”时期以前的茵

德勃执政者相比。

她讲出来的话并不鼓舞人心，演讲时的手势也并不夸张，但是她却有著能心平气和下决定的能力，而且一直能坚守她这些决定的立场，始终认为她是对的。她也可以不必费多大心机，就可使所有议员认为她的决策都是正确的那种能力。

自从“瑟顿宪章”颁布以来，历史性的改革很少动摇和变动（除了“缪尔”那段时期曾经乱过一阵），“基地”也可能永久性的把它的首都设在“特米诺星”上。这种所谓的“可能”，也是有著它的根据的，因为从刚才的那场“瑟顿影像重现仪式”中，瑟顿五百年前的推测已经告诉他们，他们继续留在“特米诺星”的或然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点三。

不管如何，对甚至坚称自己乃是忠实的“瑟顿信徒”的人来说，这也表示，他们可能会自银河边缘，将“基地联邦”向银河中心移一点的或然率，也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二点八了。

这种八与一之比的或然率，是贝拉诺女市长意料之外，而且也是坚决反对的。

对这点看法，大家都肯肯定，她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即使当初“特米诺星”地广人稀，她也一直坚决的认为，“基地”设在这颗星球乃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必须一直保持下去。她的政敌，一向把她的下巴画得很男性化的放进宣传漫画（看起来的确入木三分，而且颇具不良影响），认为她食古不化到跟一块花岗岩一样。

但是现在，大家在看过瑟顿的召示后，也没话讲了，至少瑟顿还认为有留在“特米诺星”上的必要；这对她的政治利益是相当大的。她在一年前就曾表示过，如果一年后“瑟顿影像”重现，表示支持她的看法和决定的话，那就会使她认定，她的神圣使命是彻底成功的。她打算从此退居幕后为资政委员，免得后来会卷入难以避免的政争。

她的这番话，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她在政海中一直很一帆风顺，而且打从刚才“瑟顿影像”重现后到现在，她完全看不出任何一丝打算退休的意思。

她以惯有的“基地口音”讲话（虽然这种口音现在并不流行）。

她说道“『瑟顿危机』已如传统般的过去了，而且他这次重现，又做了一次明智的决定，使得所有无论在行为和言论上，那些支持异议的人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许多忠贞人士相信，瑟顿所不希望的，也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对于那些一向认为『瑟顿计划』不足采信，一向不懂得何谓自尊自重的一小撮人，本席不预备在此进一步羞辱他们。相反的，本席认为，以君子之风接受挫败，乃是从政的一项高尚风俗，本席认为今后，反对派人士可不必再行试图哗众取宠了。这次事件，现在已经结束，而且永远告終了。”

讲到这，她稍事停顿，同时环视会议场四周的每一张脸孔，然后继续说下去。

“一千年的光阴如今已经过了一半，各位议员，旧银河帝国败亡，到新银河帝国诞生的既定一千年岁月，现在已度过一半。这中间充满了无数困难，然而我们已经安安稳稳的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各位议贝，『第二银河帝国』实际上已经指日可待的存在眼前了，而且，显然帝国将不会面对任何强大的外敌。”假如没有『瑟顿计划』，旧帝国沦亡到新帝国诞生的周期，将无可避免的长达三万年之久。历经三万年的分崩离析，很可能将使得我们无力再行

重建新的银河帝国。很可能只会残留下许多隔离的、和垂死的世界。

“吾人今日能有如此现状，全赖哈利·瑟顿的深谋远虑。故今后，吾人亦将端赖他明智的看法。从现在起，以至于今后，各位议员，真正的危险，只在吾人之中，所以，本席就此观点，认为所有官吏均不得再对该『计划』存有丝毫怀疑。现在。让我们同意，平静而又坚决地同意，今后将不再有任何官员，对该『计划』存疑或批评，甚至加以污蔑。吾人必须彻底支持这个计划。因为它已经成功的执行了五百年。它乃是人道安全所凭藉的，不容阻挠。

各位同意吗？”

会场中响起一片嗡嗡议论声。市长连头都懒得抬起来去看到底大家是否同意。她对议会的每一位议员都一清二楚。她已经稳操胜券了。也许明年又会有麻烦，但现在却不会。她以后年年都会大获全胜的。

可是总有例外的时候——

“想继续控制议会吗，贝拉诺市长？”戈兰·特维兹大声说著由走道上跨下来，就好像企图阻止会场中喧闹那样，他把声音抬得很高。他根本懒得坐在椅子上，由于他是新加入的议员，所以他的座位在最后一排上。

贝拉诺仍旧没把头抬起来望。她说，“这是你的看法吗？特维兹议员？”

“不错。政府无权干涉言论自由——无权干涉任何个人——包括公选出来的男女议员在内——每个人都有讨论今天政治事件的权利；而您刚才所说的，显然并不属于『瑟顿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是在背道而驰。”

贝拉诺两手一合，抬起头来。她脸上仍无表情。她说，“特维兹议员，你临时挑起这场争辩，与大会程序不合。不过，我请你表明看法，并且愿意答覆你。”

“在『瑟顿计划』中，并无自由言论的限制与范围。然而，该『计划』的本身，适足以说明言论自由所指为何。在『影像』显示之前所做的各种看法与解释，都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在『影像』呈现做出最后决定之后，就不允许任何人还有疑问。即使他说早有预感，认为『瑟顿』影像重现时，所可能讲出来的话都是错误的，在影像呈现之前也概不追究。”

“可是假如一旦真有人确实有这种感觉呢，市长女士？那又会如何？”

“那么他仍然能够这么认为，而且可以仍旧这么说，假如他只是一个人，在私下自行讨论。”

“您是说，言论自由的限制与范围，也适用于政府官员？”

“正是。这并非『基地』法律的一项新原则。在过去任何党派所推选出来的市长，也都一直引用这项原则的。个人私下的观点无足轻重；经由一名官吏表达出来的意见，就有份量而且适足以造成危险。目前，我们还不到冒这种险的地步。”

“是否我能指出，市长女士，您所指的这项原则，却也时常触议会所订出的法律。但『瑟顿计划』却不容您滥加运用。”

“『瑟顿计划』尤其需要保护，因为对它质疑，可能会引发致命的不良后果。”

“请问您是否从未考虑过，贝拉诺市长——”特维兹这时转身过来，对著一排排的议席说道“议席上的所有议员，这时早已鸦雀无声到连呼吸声似乎都听不见了。”是否诸位议员也没有考虑过，或许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瑟顿计划』呢？”

“我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这个计划的执行，”贝拉诺市长平静的声音，在特维兹的大声急呼下，显得更加微弱。

“就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它在执行，各位议员女士与先生，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所谓的『瑟顿计划』，就如同我们被人灌输去相信它的存在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根本毫不存在。”

“特维兹议员，你完全是在扰乱会场秩序，你不准再继续大发谬论下去。”

“我有这份特权，市长。”

“特权已经终止，议员先生。”“您凭什么可以终止这项特权？您独断独行的言论自由限制，并不就具有法律的力量。您自行提出的这种论点，尚未经过议会的表决，市长，即使表决通过之后，我仍有依法提出质询之权。”

“特权的终止，议员先生，与我保护『瑟顿计划』的声明无关。”

“那么，请问，您是凭著哪一点？”

“凭你有叛乱意图的指控，议员先生。为了对大会必有的尊敬，本席不希望当场在会场中逮捕你，不过，现在站在门口那儿的，乃是负责安全的人，他们在你离开会场后，将立刻把你拘捕，我现在要你安静的退席。如果你做出任何失礼的举动，那么，当然，安全人员会鉴于有危险情况发生下，直接进入会场逮捕你。我相信你并不希望如此。”

特维兹一听之下，眉头不由皱起来。议场中这时一片死寂，（难道说，每个人都早就猜到会发生这种事，只除了他和康柏两人不知道？）他转头望向出口。他没看到什么，但他晓得贝拉诺市长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他气得都结巴了。“我代……代表了一部分选民，贝拉诺市长。”

“毫无疑问，他们现在必然对你感到失望。”

“你凭什么证据可以提出如此严重的指控？”

“等审判进行时，就会让你明白，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只是个非常不谨慎的青年，但你总该顿悟到，某个做你朋友的人，也许他并不想跟你一道涉入叛乱罪。”

特维兹猛的转身去盯住康柏的那对蓝眸。对方冷然的瞪著他。

贝拉诺市长平静的说道，“我请所有在场议员作证，本席刚才提出最后那番声明时，特维兹议员的视线，是指向康柏议员的。你现在可以退席了吗，议员先生？还是说，你想很失尊严的在议场中硬遭拘捕呢？”

戈兰。特维兹转身，重新跨上台阶走到出口；当他跨出去时，两名全副武装、穿著制服的人，就顺势把他一夹。

海拉·贝拉诺面无表情的望著门口的那个背影，张嘴无声地吐出两个字
“笨蛋！”

3

里奥诺·柯代尔一直担任贝拉诺市长任内的“安全局”局长。这并不是件很累人的工作，就跟他时常说的一样，可是实情究竟如何，当然别人也很难说。他看起来不像是个说谎的人，然而这点对任何人来讲，也没多大意义。

他看上去相当友善，令人不会感到不舒服，也许这也正好很适合他这份工作。他身高在一般标准以下，体重却比一般人要重些，有一嘴络腮胡（这在特米诺星球上，是很不寻常的），现在已经白多于灰了，浅棕色的眼睛，外衣上别了一枚鲜红色的识别证。

他说，“坐下，特维兹，让我们在彼此不伤和气的情况下，把事情弄清楚。”

“不伤和气？跟一名叛徒？”特维兹两根拇指勾在长袍上，站著不动。

“你目前只是被指责是个叛徒而已。但还不到罪名定讞的阶段——即使市长她本人这么说——也不能就凭此定罪。我的工作就是要澄清你，尽我可能的澄清你。我宁可在事情还没闹大以前，让你在不伤自尊的情况下，把它弄妥，免得你以后会遭公审。这点我希望你能合作。”

特维兹并未软化。他说，“让我们彼此不必讨好吧，省省吧。你的工作就是替我按上叛徒的罪名。我并不是，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你满意。你何必一直想证明你是为了我好呢？”

“原则上，我并无此意。不过，事实悲观的地方，在于我这边有权，而你没有。假如有任何不忠或叛乱的怀疑落到我头上的话，我想我也会马上被人取代，遭某个人审问，那个时候，我倒希望能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像我对待你这样的对待我。”

“你打算如何对待我？”

“我相信，会如同一个朋友和平辈那样的来对待你。”

“这么说来，我倒应该请你喝杯酒罗？”特维兹尖刻的说道。

“也许以后再请也不迟，不过目前尚言之过早，请先坐下来吧。我是以朋友的态度请您坐的。”

特维兹迟疑了一下才落座。任何进一步的敌对态度似乎突然理得毫无意义了。“现在要如何？”

他问。

“现在，是否我可请你能以忠实和完整的态度，绝不做任何省略或规避的，来回答我一些问题？”

“假如我不呢？你会怎么样？用『心灵探索法』来整我吗？”

“我相信不会这么做。”

“我也相信不会。再怎么讲，至少还不至于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一名议员吧。那么一来的话，最多只会证明我是清白的，会使我立刻复职；等我复职之后，我就会让你和市长大人双双下台。转念一想，我倒觉得还是让你改用『心灵探索』来整整我算了。”

柯代尔眉头一皱，微微摇著头说，“这可不行。这样也许会有使你脑部受到严重损伤的危险。受过『探索』的人，有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疗养，才能恢复正常，这对你是很不值得的。绝对的。当然你也该清楚，在实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采用这种『探索』——”

“你在威胁我，柯代尔？”

“只是就事论事，特维兹。——请不要曲解我，议员。假如我非得用『探索』我就会用，而即使你后来证明是无罪的，我也毫无选择。”

“你想知道些什么？”

柯代尔在回答之前，先把桌上的一个开关关掉。“我所问的和你所回答的，都将予以录音和录影。我不需要你主动告诉我些什么，或者你默不吭声。这次可千万不要。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是想只录那些你喜欢录的，”特维兹沉思地道。

“对极了，不过，我还是请你不要曲解我。我不会扭曲你所说的。我只是录或不录而已。我只想请你先有个解，我不会怎么做，和打算怎么做，而且请你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

“好，走著瞧再说。”

“我们有理由认为，特维兹议员——”语气突然变得那么正式，就表示他已经开始录了。“——你曾经在许多次场合中，公开说过，你不相信『瑟顿计划』的存在。”

特维兹缓缓答道，“假如我确有在公开的场合中如此说过的话，你还需要些什么？”

“请不必浪费时间在绕口令上，议员。你该知道，我只需要你用自己的声音公开的承认，以便我能录下你的声波，好藉此证明你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作答的。”

“我想，那是因为利用催眠、化学药剂、或者是其他方法时，会改变我的声波？”

“很有见地。”

“你只是急于想证明，你并未采用非法手段来对付一名议员？这我倒不怪你。”

“很高兴你能不责怪我，议员。那就让我们继续。你曾在许多次公开场合声称，你不相信『瑟顿计划』的存在。你承认这点吗？”

。特维兹谨慎措词道，“我不相信，我们称之为『瑟顿计划』的东西，与我们平日应用的有任何意义。”

“声明过于含糊。是否能请你讲仔细些？”

“我的观点是说，对于哈利·瑟顿在五百年前，运用『心理史学』的统计数学，所拟订出来要人类照他设计出来的那条过程，去走完『第一银河帝国』到『第二银河帝国』的这段间隔期，而且尽量符合他推测出的最大或然率，来进行人类历史的这种观念，乃是过于天真的一种认知。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

“那么以你的观点，哈利·瑟顿根本乃是个不存在的人？”

“那倒不是。当然他存在过。”

“他并未使得『心理史学』有所进步罗？”

“不是的，当然我不是指这种事。你看清楚，局长，如果我有所机会的话，我会向议会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的，而且我现在也想向你解释清楚。我所要谈的事实，实际上非常简单——”安全局长显然又已将录实况的设备关掉了。

“你完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议员。我并不是请你来演讲的。”

“你刚才不是明明要我解释我个人的观点吗？”

“没有。我只是要你用简单的、直接的、坦然的的态度，回答我的问题。只针对我的问题回答，而不要主动提出那些我没问的。照我这种方式进行，很快就可结束。”

特维兹说，“你是想用跳接的方式，使得我在证明我是有罪的。”

“我们只要求你据实声明，我保证不加曲解。拜托，我们再试一遍。我们谈到哈利·瑟顿。”机器在柯代尔语气恢复平静时，显然自动打开了。“他从未将『心理史学』这门科学加以提升发展？”

“他当然有，”特维兹实在有点不胜其烦了；他手势充满激动的情绪。

“你的意思是说——？”

“银河！所谓『心理史学』乃是数学的一支，它是专门研究集体人类在特别付与的情况下，给予刺激后，所表现的群体反应。换句话说，它乃是预测社会与历史变迁的科学。我们是这么假定的。”

“你用了『假定』这两个字，是否说，你对它运用数学为基础的观点，不尽倍同？”

“不是的，”特维兹说。“我并非一名心理史学家。而其他『基地』上的政府人员，以及『特米诺星』上的其他市民，还有任何其他的人，也都并非——”

柯代尔手一抬，柔声说道，“拜托你，议员！”特维兹只好住口。

柯代尔说，“你是否有任何理由可假设，当初哈利·瑟顿在建立『基地』，认为它可将银河帝国兴替周期予以缩短时，并未有效的尽可能推算出所有因素的最大或然率？也就是说，他当初所做的分析，并不十分周详？”

“我当初并不在，”特维兹语气又变为尖刻，“我怎么晓得？”

“那么你能晓得他没有这么做吗？”

“不能。”

“或者，你是否会否认，在过去五百年来，每当『基地』发生历史性危机时，瑟顿所显现出来的影像，并非他晚年在建立『基地』所事先安排好的影像再生呀？”

“我想这点我并不能否认。”

“你『想』。你愿不愿说，他的影像乃是过去某个人，为了某种特殊的意图，才故意设计出来唬人的呀？”

特维兹长叹一声。“不。这点我不能证明。”

“那你是否坚持，由哈利·瑟顿影像再生时，所传达给『基地』的指示，乃是某人暗中操纵玩出来的把戏？”

“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暗中舞弊是可能的，或者是有用的。”

“我明白你的说法。因为你也亲眼看过瑟顿最近几次的显像。难道你认为他的分析推测——早在五百年前准备好的——与今天实际的情况并不十分符合？”

“正好相反，”特维兹突然喜悦的说道。“它们非常符合。”

柯代尔似乎对于对方的情绪很漠然。“然而，议员，在瑟顿影像显现之后，你却仍然坚持『瑟顿计划』并不存在。”

“当然我坚持。我坚持它并不是确实的存在的，因为它的分析和推测过于完美——”

柯代尔机器又关掉了。“议员，”他猛摇头。“你又害得我要洗掉带子了。我只问你是否仍坚持你所相信的，但你却开始冒出一大堆理由。让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

他说，“然而，议员，在瑟顿影像显现之后，你却仍然坚持『瑟顿计划』并不存在？”

“你怎么知道？自影像出现之后，并未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和我那位朋友康柏讲上一句话。你凭什么知道我这么说过？”

“就算我们是用猜的好了，议员。而且就让我们说，你已经回答，『当然，我是如此坚持的。』好了。只要你不要再自动增加内容，这点我们就算问过了吧。”

“当然我仍然如此坚持，”特维兹以极尽讽刺的口吻答道。

“好，”柯代尔说，“我就接受你所说的『当然我仍然如此坚持』的这句话吧，这听起来较为自然。谢谢你，议员，”录音录影的机器跟著就一关。

特维兹说，“就这样子？”

“正是我所需要的，没错。”

“你所需要的——非常明显——就是一组问答，你可以拿这些问与答呈给『特米诺星』，告诉统治的『基地联邦』，我是完完全全接受『瑟顿计划』这个传奇的。那也正好可以用来否定我日后所表现出的疑虑；甚至你可以用来做为我疯狂的凭据。”

“或者用来对付那些认为该『计划』对于『基地安全』，绝对认为是必要的广大群众。”

当然，或许并不需要把你所讲过的话予以公布，特维兹议员，假如我们彼此可以获致某种谅解的话；不过如果有必要，我们是绝对会让『联邦』听到的。”“你是否真的那么蠢，先生，”特维兹皱眉说，“对我真正想讲的毫无兴趣？”

“以一个人类而言，我相当感兴趣，而且一旦某种适当时机来临时，我会非常有兴趣听你讲，同时也抱著某种程度的怀疑来听。然而，以身为『安全局长』的身分，目前，我已经得到我所需要的了。”

“我希望你能知道，这对你，以及市长她，都没什么用。”

“反正已经够了，你的看法我并不具有。你现在可以走了。当然，是在警卫的护送下离去的。”

“要把我带到哪去？”

柯代尔只笑了笑。“再见，议员。你实在不太合作，不过这乃是预料中必然的现象。”

他伸出手来。

特维兹起立，装著没看到对方的手。他把长袍上的绉纹拂平，然后说，“你只不过能赌一时，而不能赌千秋。迟早，总会有人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与看法的。囚禁或宰杀我，适足以引起他人的好奇，最后反而会促使他人越早想到这点。最后，真理和我，才是赢方。”

柯代尔缩回手，缓缓摇头唏嘘，“说真格的，特维兹，”他讲道，“你是个笨蛋。”

4

直到午夜，两名警卫才把特维兹从那间设在“安全局”内豪华的小房间放出来。的确很豪华，但却是锁住的。再怎么讲，也只不过是间牢房而已。

被拘禁的四小时中间，特维兹不断在房中踱来踱去，痛定思痛的反省著。

为什么他会信任康柏？

为什么不会？他当初不是也好像很同意的吗？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他当初好像是经过辩论之后，才同意他的。——不对，也不是那么回事。他当初看起来好像很蠢，很容易被左右，很缺少像特维兹那样有独特的分析能力和见解，需要特维兹时时点明他的样子。也因为常跟康柏激辩讨论的缘故，特维兹才对自己的观念越辩越明，获得更深刻的自我体认。他对特维兹很有用，他之所以信任他，乃是因为康柏的确能让他深思与进步。

可是现在再来追究康柏是否如何，好像已经无多大意义了。他当初早该只相信一个真理——不信任任何人。

然而，一个人终其一生，难道就不能信任任何人吗？

明显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而谁又会想到，贝拉诺竟然具有如此的胆识，可以从议会中挑出一名议员来做她的耳目——而认为议员彼此之间，不会因为利害关系，而彼此掩护

呢？虽然他们打内心不同意特维兹的见解；虽然他们会不惜以鲜血来打赌贝拉诺是正确的；他们在基本上，应该仍然会维护他们的崇高特权哪！“铜人贝拉诺”如果能使议员不顾自身的利害，挺身甘为她的线民，那她确实是有几把刷子——不简单。

除非她自己本身也早已有这种想法——

不可能！这只会造成偏执狂！

然而——

正当他心中翻江倒海，波涛起伏，尚未弄出任何结论之前，警卫来了。

“你必须跟我们走，议员，”阶级年资都比较高的那名警卫，毫无感情的严肃说道。从他的胸章上，可以看出他是个中尉。他右颊上有个小疤，一脸倦容，好像干这种工作时日虽久，却乏善可陈的样子，有点像那种在和平时代当军人的表情。

特维兹不为所动，并未显出丝毫慌乱。“中尉，贵姓大名？”

“我是索贝洛中尉，议员。”

“你解你已经违反法律了吗，索贝洛中尉？你无权拘捕一名议员。”

中尉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先生。”

“这毫无关系。你反正无权拘捕一名议员就是了。你必须解，你届时将面临军法审判。”

中尉说，“你并未被捕，议员。”

“那么我就不必跟你走了，对吧？”

“我们只是奉命护送你回家。”

“我认识路。”

“一路上加以保护。”

“什么一路上？难道还得先经过哪吗？——还是说，得先经过谁？”

“路上可能会遇到暴民。”

“三更半夜？”

“这也是为何我们等到半夜才来的理由，先生。——还有，先生，为了你个人的安危，我们请你跟我们走。是否要我再加一句——只是提供消息而非威胁——我们已获授权，必要时可以用强迫的手段。”

特维兹已经注意到对方两人的身上，都配备了“神经鞭”。他摆出一副尊严的样子，缓缓起立。

“那么，就回家吧。或者说，到头来我会发现自己又换了个监狱？”

“我们并未奉命对你说谎，先生，”中尉也很自傲地说。特维兹发觉对方乃是那种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人。否则他语气中一定会听得出说谎的味道。

一辆“贴地车”等在外面。街上很空旷，毫无人迹，除非还有一群暴民——假如中尉的话是真的。他当初并未说外面有一群暴徒，或者说正有一群暴民在集结中。他只是指出“可能”会有“一群暴民”。

中尉很谨慎的将特维兹夹在车子和他之间，挤得特维兹根本连动一下、扭一下都不可能，更别说打算逃了。中尉把他才送进后座坐好，就挤到他身边了。

车子立刻开动。

特维兹说，“一等我回到家，我想我大概可以自由办事吧——我可以随时走出家门吧？”

“我们只有奉命护送你回家之外，目前尚未奉到任何继续干涉你行动自

由的命令，议员。”

“目前尚未，这话怎么说？”

“我只是奉命告诉你，一旦你到家之后，不得任意离开。街上对你并不安全，而我必须负责你的安全。”

“你是说，我被软禁了。”

“我并非一名律师，议员。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他直瞪前方，可是手肘却顶在特维兹的身侧。特维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车子停在特维兹位于“弗勒斯纳”郊区的小房子前。目前，他缺少一位女伴，所以屋不应该会有人在等他。

“我该下来了么？”特维兹问。

“我先下，议员。我们要送你进去。”

“为了我的安全？”

“是的，先生。”

前门面，还有两名警卫在等著。夜灯已经打开，可是由于窗子全被事先加以遮盖，从外头根本看不出灯是亮著的。

有这么一会儿，他很恼怒有人侵入他住宅之内，转念再一想，也只好肩膀一耸，认了。

假如连“议会”对他都毫无保障的话，他的家还能称得上什么堡垒？

特维兹说，“我屋子到底有多少人？一个团吗？”

“没有，议员，”一个声音生硬沉稳的发出来。“除了你见到的，只不过再多出一位而已，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海拉·贝拉诺，“特米诺星市”的市长，站在通往起居室的门框中。“时间也差不多够该让我们好好谈一下了，你不认为吗？”

特维兹瞪著对方。“弄了半天，原来——”然而贝拉诺这时已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道，“安静点，议员。——你们四个出去。出去！——没你们的事啦！”

四名警卫敬完礼，就脚跟一转走出房间。留下特维兹与贝拉诺两个人独处一室。

第二章 市长

5

贝拉诺已经等了一个钟头，而且刚才已经有点用脑过度。技术上说，她已经犯了非法侵入私宅的罪。而且更严重的，她也已侵犯了一名议员的特权。以两个多世纪前，由茵德勃三世和谬尔执政时期所订立的法律，她的确已犯了重罪。

然而在今天这短短廿四小时内，她所做的一切乃是义不容辞的；即使再错，她仍然得这么做。

反正这件事总会过去。她越想越不安，连坐都坐不住了。

基地的前两个世纪可以说是它的黄金时代。那两百年称之为“英雄时代”至少今天再回想起来，会认为那头两世纪是相当动荡不安的。韩定与马洛是时势所创造出的两位英雄，几乎使得“基地”上所有的人，认为他们跟瑟顿是差不多一样伟大的。瑟顿和这两位先辈的执政者，乃是“基地历史”中鼎

足而三的三大伟人。

基地初创，百事待举，伟大人物很容易出头，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而等到基地日渐强大，终而成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重镇时，那些统治者和战士，也就显得没无闻了。

即使像缪尔这个恐怖的统治者，现在也很少有人记得了。对那位只靠了一己之力，无任何外援，无“瑟顿计划”给予支持，而打败了缪尔的贝塔·达蕾一个女人也一样。如今大部分的人，甚至连她的儿子和孙女，那两位名叫多朗和阿卡迪，曾经打败了“第二基地”，然后离开“第一基地”飘然远去的父女都不知。

这些后来才出现的英雄人物，全随着时光淹没了。到了今天这个唯有“第一基地”雄峙银河的阶段，英雄都已萎缩成一般的常人了。甚至连阿卡迪替她祖母贝塔·达蕾所写的那本自传，也只让人觉得贝塔是个伟大的爱人，她与缪尔的故事，也不过是一段罗曼史而已。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英雄不再出现甚至连像样一点的罗曼史都没有了。后来那场“卡干尼安战争”，对“第一基地”而言，也不过是小场面的战斗。到今天，基地已安享太平了两百年！连一艘战舰都没损失过。

当然太平岁月还是不错的贝拉诺并不否认安和乐利的太平岁月。虽然“基地”尚差五百年才能重建“银河第二帝国”，但至少目前它已是执银河系政治、军事和经济牛耳的星球了。只要是从“基地联邦”出去的，在银河中任何星球上都受到尊敬。而所有受尊敬的基地人士中，当然以“特米诺星市”的市长为最。除了在“特米诺星”，市长的权力范时在在都受到谨慎的限制。当年茵德勃权力过于放任之下，而让缪尔乘虚而入，变本加厉的悲惨记忆，至今尚为这个星球上的人引以为鉴。

就拿她，海拉·贝拉诺，自缪尔死亡后，星市所出现的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这点她也知道），也不过直到今天才敢使用了一次她的权力，而且是在公开的情况下，当众行使的。

自从当政以来，她始终坚持立场，与那些反对派作战，而且也能一直战胜。然而这种胜利又算得上什么？

还早哩，她曾说过。还早哩！爬得越高越顺，摔的时候就可能越重越惨。瑟顿影像重现之后的情况，已经告诉她当初没想错。

而这个年轻人竟然挑在这天来当众下战书。

而且，他很可能是对的！

危险即在此。他是对的！而只要他对，他就可能会毁了“基地”！

现在，她终于和这个年轻人面对面的单独在一个房间里了。

她哀伤地说道，“难道你就不能先私下来找我吗？难道你宁可在议会的大庭广众之前，羞辱我，让我看起来就像个傻子吗？你到底是干什么，没脑筋的孩子？”

6

特维兹被削得顿感脸上发烧，只有拚命抑制住自己的怒火。市长是个年事已高的老女人，明年就要度六十三岁的生日了。他实在不想用大吼去对付一个年纪长他一倍的老太婆。

何况，她在政争中早已身经百战，深通从一开始就先将她的对手弄得举步失措，占尽先机，能制敌机先，就等于胜券在握的个中三昧。可是这也得有观众在场旁观，才能收到效果；那样对手才会突然之下，被羞辱得抬不

起头来。问题在于目前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

所以他想想也就算了，故意不用她讲的话，只用一脸漠然观察着对方。她是个穿中性衣服，不男不女已经有两代的老太婆。这位市长，银河的领导者如果能称她做领导者的话也只不过是常被人误认成一个老头的老女人，只除了她铁灰色的头发一向是梳到脑后之外，她看上去跟个男的差不了多少。

特维兹想到这里，不由暗中好笑。可是她竟然称他“孩子”，这未免就太过份了点。

他说，“不错。我才卅二，所以当然是个孩子可以这么讲。而且我是个议员，所以也就等于是个没脑筋的前任民意代表。对第一种情况年纪太轻那是无法避免的。至于第二种情况我身为议员，过于年轻的这事实我只能说，我很抱歉。”

“你晓得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吗？别站在那儿装模作样的走来走去。坐下。好好用点脑筋吧，别再胡言乱语了。”

“我知道我干了什么。我已经说出了真相，而且也已经看穿了。”

“所以你特别挑了今天来整我？挑了我可以当着议会中所有议员的面，把你赶出去予以逮捕的今天这一天吗？而让其他议员都噤若寒蝉，不敢起而抗议吗？”

“议会迟早会把胆子找回来，恢复元气的，而且迟早总会抗议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在抗议了。你藉着权威来打击我，只会使他们更听信我所讲的。”

“谁也不会听你的，由于我早料到你一定送会继续这么做，所以我也打算一直把你视同一名叛徒，用法律来制裁你。”

“那我就会被提到法庭公审；我就有公开讲话的机会。”

“别寄望你会有这天吧。一名市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虽然这些权力他很少使用；可是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更名正言顺的行使这些权力了。”

“你凭那门子说法，可以宣布遭遇紧急情况？”

“我会发明一些说法，一些情况。我并不怕面对政治危机。别逼我吧，年轻人。我们之所以在此会面，也就是想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否则你永远都不可能再自由了。你会终身被判监禁。我保证你只有这种下场的。”

他们彼此互瞪着对方：贝拉诺全身上下一片灰，而特维兹却一身棕黄。

特维兹说道，“什么样子的折衷？”

“啊。你感到好奇了是吧？那可好多了。这么说来，我们至少可以谈论，而不必再对立下去了。好。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你清楚得很。你不是早从康柏议员那里，把我的观点套得一清二楚了吗？”

“我想亲耳听你亲口说趁『瑟顿危机』才过去不久的现在，好好的听一听。”

“很好，假如这正是你所需要的市长女士！”（他差点忍不住想吼出一句“老太婆”。）

“瑟顿影像重现所提到那些，未免太正确了。过了五百年以后能讲得那么准，未免太不可能了。连今天这次，他已经出现了有八次之多了，对吧？而且这八次之中，有过一两次他出现时，根本就没人听。至少我就知道，在茵德勃执政时，就有过这么一次。瑟顿影像出现讲话时，人全跑得一千二净，

因为那时瑟顿所讲的一番话，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他根本没想到谬尔已经夺权主政了，对吧？可是为什么他当时连『谬尔』这件危机都算不准，而现在却能算得那么准呢？”特维兹让自己脸上浮现出浅笑。“既然在过去，他连这么大的一件事都没说准，那为什么又能把今天许多事情的细节都讲得分毫不差呢？为什么？”

贝拉诺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暗示，『瑟顿影像』根本就是假造出来的；而他的声音，也许是某个人所模仿出来的也许这个人正是我；那个所谓的『影像』，也是出某个演员所模仿出来的？”

“并非不可能，市长女士，然而这并不是我所指的那方面。真相也许远较这些还要糟糕。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是瑟顿真人的影像，而且他指出的目前今日情况，也必然是他早在五百年前所推测到的。我已经向你的一个人，柯代尔，讲过这些。可是他拒绝听，只企图用各种章取义的技巧，摘录我所讲的某些话，想藉着这些是和否的短句子，去蒙骗『基地』上的这些不用大脑的愚夫愚妇，让他们也认为我是支持他们论调的人之一。”

“对。那些录下来的话，如果有必要，我们的确会派上用场的，好让『基地』认为，你并未站在反对的立场讲话。”

特维兹两手一摊。“可是我明明是站在反方的。我一直深信，根本就没有什么『瑟顿计划』，而且至少已经有两百年之久没有了。我早已怀疑了好几年；有十二年之久了。”

“就因为瑟顿过于准确？”

“完全对。别笑。这正是铁证。”

“我并未笑，你应该看得见。讲下去。”

“他凭什么可以预测得这么准？两世纪以前，瑟顿的分析和预测，根本完全和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对！”

“关于这点，议员，你刚才也解释过了。那是因为谬尔出现的关系。谬尔乃是一个突变，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且在整体『计划』中，是无法被允许的。”

“可是他还不是照样存在了不管允不允许。所以『瑟顿计划』也就遭到了挫败。幸好谬尔并未统治一段长时间，而且他也无继承者。『基地』也才因此好不容易的重获独立自主，可是我们应该可以想到，既然当初因为『谬尔事件』爆发之后，『瑟顿计划』已横遭意外，而变得支离破碎了，为什么它仍能返回既定的目标上来呢？”

贝拉诺阴郁地俯视她那双交错夹持在一起的苍老手指。“你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只是两个基地之一。历史你该读过。”

“我读过阿卡迪写的她祖母的自传那是必修的课程之一我也读过她所写的小说。我读过官方发布的，有关谬尔事件始末，以及后来那段时期的报告。难道说，我可以对这些加以怀疑吗？”

“怎么去怀疑？”

“『瑟顿计划』中规定，『第一基地』可保存实体科学，并加以提升。我们将可光明正大的以我们历史的发展，继续使实体科学突飞猛进不论我们清不清楚完全按照『瑟顿计划』进行下去。然而，还有那个称之为『第二基地』存在的事实。它将负起保存及发展心理科学，包括了心理史学的使命。而且，『第二基地』的存在，必须成为机密。因为它乃是专司把『计划』精密推动的单位，以便当银河历史的潮流有脱轨现象，而影响到『计划』时，能采取

适当的修正和调整，使它重回到正轨上来。”

“那么你替你自己回答看看，”市长说。“或许贝塔·达蕾正是暗中受到『第二基地』的启示，才出面打败了『缪尔』的；虽然她的孙女一再强调并无此事。可是无论怎么说，在缪尔死后，令银河历史重新回到『计划』上来的，明显是『第二基地』暗中努力的结果，而且，它的确是成功了。那么我请问，你在『特米诺议会』上所讲的这番话，到底又是指何而言？”

“市长女士，如果我们依据贝塔她孙女阿卡迪所讲的，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第二基地』如果想企图修正银河史，它就需将整个『瑟顿计划』加以掩埋；假如它出面干预或修正银河史的话，适足以暴露它秘密存在的事实。我们『第一基地』，由于领悟到自己的影子『第二基地』存在的事实，而又不愿被其暗中左右之故，所以就必须要去找到『第二基地』，将其摧毁。”

贝拉诺点点头。“照阿卡迪的讲法，我们必须耐心等『第二基地』把被缪尔弄乱的银河进化史，重新修正到既定轨道之后，才能彻底成功的将『第二基地』摧毁。现在我们已经解，银河史的确已经重返到正常轨道了。”

“你相信吗？根据阿卡迪的立论，我们早在一百廿年前，也就是在『基地联邦』成立后的第三百七十八年，『第二基地』的确实位置已被寻获，而且我们已经把它的许多成员摆平了。五百年来，本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没有『第二基地』的操纵下，自行发展的，而且竟然仍可以按照你以及瑟顿影像所说的，一丝不苟地达到『计划』的目标？”

“这也可能可以解释成，那是因为我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具有深切的内省和自知之明。”

“原谅我。我无意对你敏锐的内省与自知之明表示怀疑，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现象却只能说明『第二基地』根本从未被我们摧毁掉。它仍在操纵和统治着我们，仍在左右我们。”

那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还能重返『瑟顿计划』那条轨道的真正原因。”

7

即使市长被这番话震惊不已，她脸上仍未表现出来。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她实在很想马上结束这次会谈，然而她却不能急，一点也不能。这个年轻人必须被玩弄下去，而且她并不想把钓鱼线绷断。她不想把他视同废物般的抛弃掉，因为他也许还有某种从未尝试过的用途。

她说，“有这种可能吗？那么你是说，阿卡迪记录的那场『卡干尼安之战』的故事，以及『第二基地』被摧毁的经过，全是假的罗？捏造的罗？是个骗局罗？”

特维耸耸肩。“那倒也并不一定。这跟我所坚持的并不能扯在一块。我们如果假定阿卡迪的记录是完全真实的，她没有一点隐瞒。我们假定『第二基地』会被发现，而且也已被摧毁好了。可是我们凭什么能说，我们的确已经彻彻底底的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消灭掉了呢？别忘了，『第二基地』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乃是要它来对付整个银河系啊。它并不是只单单在左右『特米诺』一个星球，甚至只对付『第一基地』啊。他们的责任远超过只管我们这个首都，或者整个的『基地联邦』啊。『第二基础』必然也跟我们一样，有大大小小的星球领域，其散布的范围一定也涵盖了数千个星球。我们凭什么能有把握说，的确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呢？”

“假如我们并未彻底摧毁他们的话，难道我们就可一口咬定说我们赢了么？在『缪尔执政期』，他敢这么说，而又曾经这么说过么？他接管了『特

米诺』，以及其他属于『第二基地』的领域，可是你应该清楚，当时，『独立贸易世界』仍然屹立不摇。他后来打垮了『贸易世界』，可是仍然还有三个亡命之徒残留下来：艾柏林米斯，贝塔·达蕾，还有她丈夫。

他把两名男的纳入控制，却独独放掉女的贝塔不管。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感情用事；照贝塔孙女阿卡迪的记载，缪尔与贝塔之间存有着浪漫的情操成分，假定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相信的话。不过这也足够了。据阿卡迪的记载，只有一个人，只有贝塔可以随她高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也就是因为她能自由行动的缘故，缪尔才无法找到『第二基地』的位置，因此最后反而惨遭败亡。仅仅只有一个人被留下来没有碰，其余的却全部骨无存！可是你别忘了这件最重要的事，『瑟顿计划』乃是一种研究群体反应的科学，它完全忽视个人，又怎么可能会安排出一个人——唯一的某个人——来挽救『计划』的本身呢？”

“如果，假定单单一个人贝塔就能负起『第一基地』的兴亡大任的话，那么，假定当初在摧毁『第二基地』的战争中，我们曾不止漏掉了一名『第二基地』的人，而是漏网了数十名他们的人呢？那情况将会有何种改观？难道他们不会重新聚集起来，重建起『第二基地』，秣马厉兵，卧薪胆，奋发图强，日益壮大，终至又能使我们臣服在『第二基地』脚下吗？”

贝拉诺严肃地道，“你相信有这种可能吗？”

“我有把握。”

“好。那么告诉我，议员，他们何必如此麻烦？他们何必一定要死抓住一个人人都并不喜欢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促使他们去把银河前进和演变的方向，通往『第二银河帝国』的诞生呢？如果只是他们这一小撮人，想去完成这件使命，我们又何必那么在乎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干脆的顺着这条『计划』的方向走下去，由他们去担负我们不会偏离或走失的责任呢？”

特维忍不住抬手猛揉双眼。虽然他远较对方年轻，可是他却似乎比对方还要疲倦。他瞪住市长，说道，“你竟然说出如此肤浅的话，实在让我无法相信。难道你真以为，『第二基地』这么做，完全只是为了我们吗？难道他们只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吗？你难道不能从你的政治经验中，明明白白的看清楚从你实际的行使政权和左右政权的经验中看出来他们这么做，完全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吗？”

“我们也只不过是一把刀的刃口而已。我们只是引擎，力量。我们流血流汗、又哭又笑。他们呢？他们只管『控制』与『操纵』这儿调整一下，那儿关闭一下，轻松到毫不需要亲身涉险。然后，等一切都弄好、弄安时，等『第二银河帝国』，经过我们一千年的辛苦努力建立起来时，『第二基础』的人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坐上交椅，变成了统治阶级。”

贝拉诺说，“你想去消灭掉『第二基地』吗？你认为，现在已距离『第二银河帝国』诞生期，只剩下五百年，所以你想趁最后时机尚在，去把『第二基地』彻底摧毁掉吗？对不对？”

“当然啦！当然啦！难道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也许你我看不见这天的来临，可是你的孙子，和我的儿孙我们的后裔却可以看见。我要他们享受我们辛苦的成果，我要他们在慎终追远时，把我们看成祖先，对我们的成就讴歌赞美。我可不想这么愚蠢的坠入瑟顿所设计出来的大阴谋我对他并不尊敬。我告诉你，他比缪尔的威胁还要来得大，来得可怕假如我们照他的『计

划』走下去的话。从『银河』本身的前途观点看，我的确希望当年缪尔已经扰乱了整个的『计划』而且是永久性的。我们真正应该尊敬的，不是瑟顿，而是缪尔。因为他至少还算得上是个人，而且也是个非常平凡的『人』会死的人。而『第二基地』却似乎是打不死的。”

“可是你仍然想摧毁『第二基地』，不是吗？”

“只要我能知道方法！”

“既然你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难道你就不会想到，他们可能会摧毁你吗？”

特维兹鄙夷地瞪着她。“老实讲，我甚至连你都怀疑，认为你也可能是被他们控制的。”

就拿你一丝不苟玩弄『瑟顿计划』，而且从不出错的这点上推测，你完全就是在耍『第二基地』的阴谋。”

“那为什么你还要跟我谈？”

“因为假如你的确是被『第二基地』控制的话，我无论如何也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因为我实际上，仍然赌你并不是被他们控制的人，却只是一个还未注意到这件严重性的人罢了。”

贝拉诺说，“再怎么讲，你显然赌赢了。我除了我自己，并未被任何人所控制。然而，你究竟有无把握相信我讲的乃是真相呢？如果我的确是受制于『第二基地』，我会承认吗？即使我明明已被他们控制了，难道我会知道吗？”

“当然，我这么讲，对事实并无一点利益。我只能说，我相信我未被控制，而你除了相信之外，也别无选择。但我刚才的假设，仍然值得你加以深思。如果『第二基地』的确是存在的话，他们最大的愿望，也就是不要银河系的任何人，晓得他们存在的事实。『瑟顿计划』只有在我们这个爪牙，完全不知道自己乃是左右和遥控的情况下，才能称得上成功。

也就因为缪尔在当初看穿了认为『第一基地』乃是建立在『第二基地』之上的事实他才会去征讨『第二基地』，对它加以摧毁。或是说几乎被摧毁呢，议员？”

“由这点，我们就可归纳出两个推论。第一，我们有理由可以假定，他们只能尽可能的采取有限的干预。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将不可能完全并吞掉我们。即使『第二基地』的确是存在的话，它的力量也必定很有限。控制某些人，又让其他的某些人去猜测真相，只会使得『计划』被扭曲。以实际情形看，我们可以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的干预是很脆弱的，间接的，分散的所以我没有被控制住。你也没有。”

特维兹说，“这乃是个我可以接受的推论。但愿如此。另一个呢？”

“一个更为简单而又更无法避免的推论。那就是，假定『第二基地』是存在的，而且他们希望能够隐密他们存在的这件事的话，那么，有件事必然是绝对肯定的。任何认为它仍然存在的人，谈论它的人，提起它的人，对银河系其他人高喊它存在的人，必定会被它以某种机巧的手段，立即予以铲除和消灭。这是否也是你的结论呢？”

特维兹说道，“难道也就因为这种顾虑，你才把我拘禁起来的吗，市长女士？想保护我，不让我被『第二基地』谋害？”

“可以这么说。以某种程度或范畴讲，是可以这么讲。柯代尔替你断断续续录制的自白，不仅是为了向『特米诺星市』的人交代，表示你自己也是

如此认为理所当然的之外，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想藉此让『第二基地』的人晓得之后，仍然可以高枕无忧假如他们确实是存在的话我不想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

“真有这么好心？”特维兹嘲讽的说道。“只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这封可爱的棕黄色眼睛？”

贝拉诺一听之下，顿感难堪的在椅上挪动了一下，然后猛然之间，竟然开怀的笑将起来。她说，“议员，我还不至于老到连你有对可爱的棕黄色眼睛的事都没注意到，而且往回推个卅年，也许我还会对它们很迷恋哩。至于现在，老实讲，我不会移动一厘米去拯救这封眼睛或拯救你。可是假如『第二基地』真的存在，假如他们确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你身上，那他们很可能会想办法阻止你的。我必须考虑到我自己的这条老命，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远较你更聪明、更具有价值的人以及我们早就拟定好的那些计划。”

“喔？这么说来，你的确相信『第二基地』是存在的了？所以你才会如此谨慎的采取预防措施，去防范他们所可能有的反应罗？”

贝拉诺把拳头按在她面前的桌上。“当然我相信，你这笨瓜！如果我不知道『第二基地』存在，如果我不是一直在努力与他们战斗的话，我会来管你到处去胡说八道吗？如果『第二基地』并不存在，你到处去大吼大叫说他们存在，我会在意吗？我其实早就想趁你公开乱讲之前，就把你制止了，可是为了你是一名议员，又不能随便对你加以干涉。『瑟顿影像』出现，可以让我看起来不错，使我的权力益形扩张，地位更形稳固不管是否只是暂时好啦，你突然间金口大开，在议会中炮轰市长啦。老实讲，我现在早该采取手段，置你于死地，免得遗下后患假如你再不听命行事的话！”

“我该睡觉不睡，跑到这里来跟你磨菇，就是要让你弄清楚，我们的观点乃是相同的。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所讲出来的『第二基地』危机，也正足以注我以叛乱罪判你死刑！”

特维兹一听，忍不住就想站起来。

贝拉诺说，“哎呀，别乱动吧。我只是个老太婆，就跟你所想的一样，可是只要你动到我一根汗毛，你就会死。愚蠢的年轻入啊，难道你不晓得，我们的会谈是被我的手下在暗中观察的吗？”

特维兹只好又坐下。他有点颤抖的说道，“你实在毫无道理。如果你相信『第二基地』的确是存在的话，你就不应该会这么坦然的说话了。你就不会像我一样的，把自己暴露出来，让『第二基地』也发觉你了。”

“那你至少应该明白，我还比你聪明些，没像你到处公开去乱讲话。你只是个笨蛋。我也相信『第二基地』是存在的，可是只在采取镑种预防措施之下，才自由讨论。既然你读过阿卡迪的历史，你就应该记得，她曾说过，她父亲发明了一样称之为『精神对抗设施』的东西。它足以抵御『第二基地』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力量，把他们挡住。除非『第二基地』有所改变，我们已经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把阿卡迪父亲发明的这套设施，又加以改进了。这栋屋子，目前，照道理应该是可以挡住他们的刺探的。藉着这种防护网，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去做的事情。”

“什么？”

“你，要去找出是否你和我的想法乃是真实正确的。你，必须去找出『第二基地』是否仍然存在的事实，还有。到底它在何处。这表示，你必须离开

『特米诺』，到银河的其他区域去去找到『第二基地』是否存在的证据。这表示，你在未找到一些能够告诉我们的事实之前，你绝对不能归来；而假如你找不到东西告诉我们的话，你永远也别想回来，那么，至少『特米诺』可以少掉一个笨蛋。”

特维兹一听就傻了，他结结巴巴的说道，“我凭什么可以到『特米诺』其他地区去打听这件事，而又不令人起疑？他们搞不好会害死我，而且这样对你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那就不要去他们，天真的孩子。去找其他可以证明他们是存在的证据。用你的心灵去找一些其他的東西，而假如在找寻的过程中，你因为巧合而碰上了他们，那更好，就一了百了！不是吗？你马上就可以用超周波的保密密码，把情报传回来，然后以英雄姿态返回星市，而且我会重重有赏的。”

“我猜你大概心里对我要去找的东西，早就有个数了吧？”

“当然有数。你认识詹诺夫吗？”

“没听过。”

“你明天会见到他的。他会告诉你应该去找什么，而且他会跟你乘一艘我们最先进的太空船一起出发。只有你们两个人，因为有两个人已经足够去冒一次险了。如果你尚未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满意答案之前，就想返回星球的话，那我们就会在你还未抵达『特米诺』之前，把你炸毁在外太空里。就这样。会谈结束。”

她起立，看了看自己的手，慢慢再把手套套上。她走到门前，把门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门两边站了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他们往两旁一跨，让出空间给她通过。

她站在门框中，转过身来。“外面还有其他的警卫。少做蠢事，免得他们预先就替我省了麻烦。”

“那你也就会失去我可能会带给你的好处了，”特维兹尽量装出轻松的语气说。

“我们宁可冒冒险，”贝拉诺露出毫不感兴趣的微笑说道。

8

柯代尔正在屋外等着她。他说，“我整个经过都听了，市长。你难得有这么大耐性。”

“而且也难得有这么累过。我觉得今天好像有七十二小时这么长。你接过去了吧。”

“我会的，可是请告诉我难道真有一个叫『精神对抗设施』的东西，在罩着这栋屋子吗？”

“哎呀，柯代尔，”贝拉诺很累的说。“你难道还没我清楚。有人在暗中注视的机会究竟又有多大？你能想像『第二基地』真的能无时无刻的监视着我们吗？我可不是像特维兹那么浪漫的青年；他也许会这么认为，但我不会。而且即使是这么回事的话，假定『第二基地』的耳目无所不在的话，那我们就算有『防护罩』又有何用？只要哪儿出现这种设施，不马上就让他们一目了然是怎么回事了吗？再说，就算我们有这种设施的话，我们一旦采用，不就等于明白显示出我们在跟他们对抗了呢？我们要发展的『精神对抗防护设施』，不是只限于局部的，而是要能防护整个『特米诺基地联邦』的才有用。单单靠特维兹是不够的，而且”

他们坐进车中，柯代尔亲自驾驶。“而且？”柯代尔问。

“而且什么？”贝拉诺说。“啊对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那个青年是十分有智慧的。”

我不断骂他笨，只是希望他不要得意忘形，而事实上他的确也没有。他不但年轻，而且还读过许多阿卡迪的小说，这也使他认为『银河』就该是那个样子当然，如果再赞美他下去，我对失去这么一个年轻人，就会有点难过了。”

“你认为他绝对会一去不返了吗？”

“绝对如此，”贝拉诺哀伤地说。“可是也只有如此，才比较好。我们总不能让这些莽撞青年，把我们刻意防范的事，毁于一旦，然后还得花上许多年才能重建起来吧。何况，他也能担负起一项使命。他会永远去注意『第二基地』的那些人永远认为他们是存在的，而且对我具有威胁。也因为他有可以引开『第二基地』注意力的可能，对方才可能会忽略我们。”

这对我们才会比较有利。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追踪特维兹，而忽略掉我们，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想出对策。”

“也就是说，让特维兹去遭天打雷劈了。”

贝拉诺嘴唇一撇。“啊，这乃是正反两方面的说法。他只是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直接承受雷击，而遭到损害的避雷针哪。”

“而这个叫詹诺夫的，必然也在遭天打雷劈之列罗？”

“是啊。这是很难免的。”

柯代尔点点头。“好吧，你总该记得韩定当年曾讲过的一句话吧？『义之所趋，牺牲小我，在所不惜，无需愧咎。』”

“目前，我倒还没任何愧咎之感，”贝拉诺喃喃道。“我只是感到骨头痛。而且，我还可以指出一大批，我可能将要把他们像特维兹那般，予以牺牲掉的人。唉，他的确是个很英俊的青年。而且，当然，他自己也清楚这点……”她最后几句话越说越模糊，讲到最后她已经闭上眼睛，悄然入梦了。

第三章 史学家

9

詹诺夫是个有著一头白发的人，他的脸在静止时，看起来十分空洞。他身高中等，体重也普通，行动不徐不急，讲起话也是慢慢的，边想边说。他似乎远比他实际年龄的五十二岁要老许多。

他从未离开过“特米诺星”，这点对一位像他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懂，他是否因为过于沉迷史学，才会如此深居简出。

打从十五岁起，他就迷上了史学，对他第一次得到的那本有关早期传奇的书，爱之若狂，如痴如醉。这也使得他日后会成为一名钻入过去历史典籍中的孤独者，把自己封闭在往昔中，跟外界隔绝，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他对历史所表现出的狂热天性，从他在得到那本书后，两天之内就读了三遍，根本没上过床睡过觉的事情，就可见一斑。也就在两天之后，他开始跑进他放“电脑终端机”的地方，开始向“特米诺大学图书馆”，去查阅馆中所藏类似史料。

自此以后，历史就占据了他整个的生活。虽然“特米诺大学图书馆”在

史料收集方面，无异汗牛充栋，可是当他年齿渐增，他却从星球与星球图书馆彼此交换资料参考中，获得了无上的乐趣。与他有来往的星球图书馆，竟然远达“伊夫尼亚星座”。

他后来成为古代史的教授，而且好不容易才打算从他蜗居了卅七年的天地中走出来，想去“特朗多星市”瞧瞧，进行他首次的太空之旅。

对于像他这种大半辈子从未去过太空的人，詹诺夫自己也明白，实在少之又少，极不寻常。然而他之所以如此，也并非是有意的。他只是舍不得离开，深怕在他做太空遨游时，突然又会有新书或是新的研究分析报告出来，而让他失之交臂。也就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一拖再拖的把他计划好的旅行耽搁了下来，而最后终于发现，他的“特朗多”之旅可能一辈子也不可能实现了。

“特朗多”乃是“第一银河帝国”的首都。它已经做了银河帝国历代君王的宝座有一万两千年之久，再以前，它则是前帝国各王国中，一个最重要的首善之都，然后等各个小王国逐渐被“帝国”吸收并吞后，它又成了帝国的首都所在地。

“特朗多”一直是个世界脐带的城市，一座由金属包里的城市。詹诺夫从与哈利·瑟顿同一时期的史学家杜尼克的著作中，读到过存关于“特朗多”的描写。而詹诺夫现在所拥有的那本社尼克著作也早已在银河中绝版，成为了不得的珍本，它的价值，抵得上老教授半年的收入。可能会丢掉这本珍本的想法，令老史学家惶恐不已。

当然，詹诺夫对“特朗多”真正感兴趣的地方，还是在它那儿的“银河图书馆”，在“银河帝国”之前，它乃是银河系中最大的图书馆。而“特朗多”在当时，以及在“第一帝国”的极盛时期，人口也是整个银河中最多的一座城市。它乃是本身即拥有四十亿人口的世界之都，而它的图书馆，也藏了数不尽的人类创意（或者垃圾），有著一切知识的摘要和缩影资料。它完全是藉著一套前所未有的复杂电脑加以储存，也唯有专家才懂得如何去操作运用它。

最重要的，“银河图书馆”虽历经战火洗劫，却依然保存了下来。对詹诺夫而言，这才是真正让他吃惊的地方。当特朗多于两百五十年前陷落而遭到洗劫时，图书馆竟然能够幸存；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战火，一再重复著——而图书馆却依然健在。未遭祝融回禄之劫，一直被“银河大学”学生们所发明的神秘武器系统所保护著。（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

然而不管怎么说，“图书馆”的确安然的度过一场浩劫。而且艾柏林也在这个仍然完整无恙的图书馆，在那片残破毁败的世界中，差一点点就找到了“第二基地”确实的位置（据“第一基地”许多人的看法——尤其是史学家们——对这一点仍多半持著保留的态度）。达蕾家的三代——贝塔，杜朗，和阿卡迪——都曾经先后到过“特朗多”。可是阿卡迪却未造访过“图书馆”，而且自她以后，银河历史中，也就未再记载过有关这座“图书馆”的资料。

“第一基地”上的人，已有一百廿年未再去过“特朗多”，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图书馆”已不复存在。没有消息，才是表示它依然存在的证明。它的毁灭必定会在银河中引起喧哗。这座图书馆现在必然是陈旧而又古老的了——自艾柏林时期，它已经是那种情况了——可是这才有它更吸引人的地方。

詹诺夫每当想到这点，忍不住就会兴奋的猛搓手掌。又老又旧，太好了，那才是他真正想看的。在无数次的梦，他总是梦见自己走进“银河图书馆”，紧张兮兮的问图书馆职员，“这座图书馆已经现代化了吗？你们是否已把那些老的资料丢弃，而完全电脑化了呢？”而他每次在梦中听到的回答都是“还没有，教授，它仍跟以前一样。”

现在，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市长亲自向他保证过这点。究竟她是如何晓得他的工作的，他也不太清楚。他并未连续发表过许多论文。而且他许多著作也并不是能够公开发行的，照理讲，他应该是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群学者之一才对。可是，他们却仍然告诉他，“铜人贝拉诺”对“特米诺”上的每个人都一清二楚，因为她到处都有耳目。詹诺夫几乎无法相信这点，可是如果她明明又对他的工作很清楚的话，为什么她早先一直没有在财力上给予他任何资助呢？

或许其中最大的原因，乃是“基地”上的人，对于未来太过专注的缘故吧。他们只对“第二基地”存在与否，以及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才关心的缘故吧。他们因此才对回顾过去毫无兴趣与时间理睬——而且对专门研究过去历史的人，只感到恼怒。

这群人当然愚不可及，可是他单凭个人又怎能扫除愚昧呢。倒不如就随它去吧。他只需埋首做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有一天，他总会被人记得，视他为一位伟大的先驱者的。鉴往方可知未来的工作，与当初瑟顿推测未来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老实讲，他比目前所有的人都要更解未来。

果然没有料错，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就是今天。

市长曾经告诉他过，等“瑟顿影像”出现过之后，他的日子就会到来。这也是唐诺夫对“瑟顿危机”唯一感到兴趣的理由。这段日子以来，所有“特米诺星市”的人，都对即将出现的瑟顿影像感到兴趣，而把它当成最热门的话题。

然而对詹诺夫来讲，“基地”是否仍需安置在“特米诺”，或者他迁的问题，跟本没多大意义。现在既然“瑟顿危机”已经过去，问题也已解决，他却不解究竟瑟顿是什么想法。

反正他唯一在意的，就是瑟顿已经重现过，而且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下午两点刚过，就有一辆车子滑到他那栋与世隔绝的小屋门前停下。

车子的一扇后门向后滑开。一名身穿制服的市长警卫安全军的人率先下车，然后又走出一位年轻人，后面又跟下两名警卫。

詹诺夫一看之下，颇有点受宠若惊。显然市长不但知道他的工作，甚至还认为这种工作是最重要的；竟然连送他去“特朗多”的驾驶员，都是在森严的保护下，送到他家门口的。

这实在太捧他了！简直太——

唐诺夫的管家将大门打开之后，那位年轻人就步入房间，两名警卫就分别朝门框两侧一站。由窗口望出去，詹诺夫著见第三名警卫仍留在外面，而且这时又滑过来第二辆车子，送来了更多的警卫！

怎么回事？

他才一转身，就发现那位年轻人已经步入了他现在所站的这间房间，而且马上又惊奇的发现，他认识这个人。他曾经在幻像投影机上看他。他说，“你不就是那位议员——你是特维兹！”

“戈兰·特维兹。不错。你就是詹诺夫·佩罗拉特吗？”

“是的，是的，”詹诺夫说。“你就是那位将——”

“我们将成为旅途上的同伴，”特维兹木讷地说。“我听说是这么回事。”

“可是你并非一名史学家。”

“对，我并不是。正如你所说的，我是一名议员，一位政客。”

“是——是——可是我到底在想什么？我本人就是一位史学家，干嘛还需要另一位？而你却能驾驶一艘太空船。”

“对，我很内行。”

“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太棒啦！我唯一只担心我并不是像你那样想法实际的人，年轻人，只要你的确对太空船内行，我想大概我们会成为很好的伙伴的。”

特维兹说，“目前，我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不过，似乎除了我们必须彼此协调，想办法成为最佳搭档之外，并无其他任何选择。”

“那也只有希望如此了，反正首先我必须克服对太空的陌生。你知道，这辈子我还未去过太空，议员。我只是支井底之蛙，这样比方不晓得是否恰当。对了，你要来杯茶吗？我会叫管家替我们准备一些东西。据我了解，在我们出发前，尚有几个小时的空档。不过我不妨现在就去准备准备。需要的东西我都有。市长非常合作。她对这件计划的兴趣，很让我吃惊。”

特维兹说，“你已经晓得这件事了吗？你知道多久了？”

“市长是在——”詹诺夫皱起眉头回想了一下。“——两、三个礼拜以前来找过我的。”

我高兴得要命。而且现在又发现是你来当驾驶员之后，我更高兴了，好夥计。”

“两、三个礼拜以前，”特维兹有点发晕地重复了一遍。“那么她的确早就准备好了。”

而我——”他讲不下去了。

“怎么样？”

“没什么，教授。我向来就有自言自语的坏习惯。这是某件你必须加以习惯的事，这一路上你得多多包涵。”

“一定，一定。”詹诺夫说著，就延揽对方走入餐厅，餐桌上早已由管家准备好了香喷喷的茶点。“相当愉快的一次会面，我是说，市长说，我们可以随自己喜欢，爱在银河中漫游多久就多久，而且随时可以动用『基地联邦基金』。当然，她也是指该花的才花。我当然也得一定如此。”他咯咯笑了几声，两手猛搓。“来来来，坐下，好夥计，坐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后在『特米诺』吃的一顿餐点了。”特维兹坐下后，就说，“你有家室吗？教授？”

“我有个儿子。他现在是『桑塔尼大学』的一位化学师吧，我想。他走的是他母亲的那一行。她已经很久没跟我在一起了，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我这个人一无牵挂和责任。我想你大概也没有——来。吃两片三明治，孩子。”

“对，也一无家眷。只不过有几个女人。来来去去。”

“对，对。这才轻松。免得麻烦。——没小孩吧，我猜。”

“没有。”

“好极了！你知道，我这人一向很幽默的。我承认，当初你走进来时，我吓了一跳。可是我现在越瞧你越顺眼了。我需要的，正是年轻——青春——与热情，再加上认得银河的航线。我们是要去找东西，你知道。去从事一

项非常了不起的研究探索工作。”詹诺夫脸上虽然仍是毫无任何表情变化，可是他的语气却是非常活泼有趣的。“我不晓得你是否晓得这件事。”

特维眼睛一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研究探索工作？”“是啊。去银河中寻找一颗无价的珍珠，但我相却只有一点点线索。可是只要一旦被我们找到，那么，孩子——特维老弟——你我两个就必定会留名青史了。”

“你所说的无价之宝——那颗珍珠——”

“并不是阿卡迪写的那个叫做『第二基地』啊！炳，难怪你听不懂了。”詹诺夫头向后仰，做出即将大笑的模样，可是却只微微笑了半声。“没有再比这件事更蠢、更重要的了，我敢保证。”

特维兹说，“既然你不是指的『第二基地』，教授，那你到底是在指什么？”

詹诺夫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略带点歉意的说道，“啊，那么市长并没有事先告诉你罗？——这可有点古怪，你晓得。几十年来，我对执政当局一直非常不满，而现在贝拉诺市长却非常之大方——”

“对，”特维兹说时，尽量忍住不透出一丝揶揄的口气。“她是个面严心善的慈善家，可是她并未告诉我到底要去干什么。”

“那这么说，你对这次探索追寻的任务，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罗？”

“对。很抱歉。”

“何必抱歉。没这回事。我只不过没说清楚而已。让我告诉你吧。你和我将要去找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

10

特维那晚睡得十分不宁。

他一直想到自己在撞一座牢狱的墙壁，那座由老太婆贝拉诺专替他设立的监牢。可是无论如何也撞不破。

他已经注定被放逐，可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竟然不管他乃是“联邦”的议员和公民，就这么替他安排了这条死路。

而现在，这个叫詹诺夫的老学究，竟然告诉他，那个可怕的老太婆，早在几个礼拜前，就替他安排好这次流放了。

他这时才觉得他的确是个“孩子”。

他将要跟一名常叫他“好夥计”的史学家，到银河中去流浪，去找——地球？

搞什么鬼？什么地球？

他问了。当然要问！他当时一听就问了。

他说，“请问教授。我对你讲的不太懂；如果你不生气的话，可否用最简单的句子解释一下。什么是『地球』？”

詹诺夫足足瞪了他有廿秒钟，才说，“它是个星球。最原始的星球。那个人类最早出现的星球，好夥计。”

特维兹瞪对方。“最早——第一次出现？从哪？”

“从不知何处。这个星球，正是人类经过进化，由动物演变成为人类的地方。”

特维兹想了一下，才摇摇头说，“我实在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詹诺夫脸上闪过一阵恼火的表情。他清清嗓子说，“以前，『特米诺』也没有人类。他们都是由别的世界移过来的。这你总该知道吧？”

“这我当然知道，”特维兹很不耐烦的说。他对老头子倚老卖老的态度非

常不悦。

“好。这种情形就跟其他星球上的世界是一样的。这些星球都是在过去被发现出来的。

然后人类才移居过去。即使『特朗多』也一样。它虽然成为银河中的大都会已有两万年，然而在两万年前，它并不是。”

“为什么？两万年前它是怎样的？”

“空的！至少连个人都没有。”

“这简直很难想像嘛。”

“是真的。老的记录中有记载。”

“那第一批移居到『特朗多』的人类，是从哪来的呢？”

“谁也不能确定。就跟银河中的许多世界一样，他们都坚称自己早在混沌初开时，就已经有了人类和文明。而我们这些史学家却排斥这种说法，只想去思考『最原始的问题』。”

“那是什么？我从未听过。”

“这我倒并不意外。这个问题现在并不是个很流行的历史问题，我承认，可是当年在银河帝国开始腐化败亡时，它的确曾在知识界引起广泛的兴趣。韩定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约略的提到过。就是探讨那个物种起源的星球以及它的位置。假如我们往回看，可以发现最接近现代的世界，它们的人类都是从较古老的世界移来的，而较古老世界中的人，也是从更古老的世界移来的，一直类推下去，最后就集中到一个世界——一个星球——上去了。也就是那个人类的发祥地。”

特维马上想到这个推论中的谬误所在。“难道说，物种原始的发祥地不会是一大群的星球吗？”

“当然不是。所有在银河系的人类，全是单一的物种。而单一的物种绝不可能从一个以上的星球上产生。绝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

“首先——”詹诺夫两手交并思考了一下；他显然是想找到一种比较简单的讲法，好让对方一听就懂。“好夥计，我可以用人格保证我所说的话。”

特维马上鞠躬。“教授，我绝对相信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那么，就照你讲的，只有一个星球是物种起源的地方，可是却可能有几百个星球可能是这个起源的地方啊？”

“不仅可能，事实上是有。可是只有一个星球上的生物，进化成为所谓的人类。”

“而你打算去找寻它？”

“我们打算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贝拉诺市长全安排好了。你将驾驶我们的太空船到『特朗多』去。”

“去『特朗多』？它并非物种起源的那个星球啊？你刚刚不是才说过的吗？”

“当然。特朗多不是。地球才是。”

“那为什么你不讲，要我驾太空船到『地球』去呢？”

“我没讲清楚。『地球』只是个传说中的名字。它经过古老的神化渲染，已经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地球』这个名字的本身，它的意义我们无法肯定，可是单讲『地球』这两个字，却足以代表一长串的解释——『乃是人类起源的星球』的说法。然而银河系中，究竟哪颗星球才叫『地球』，却无人

知道。”

“那么是否到了『特朗多』就可知道呢？”

“我只希望能从那找到资料。『特朗多』拥有『银河图书馆』，全银河中最大的一座。”

“显然那座图书馆，早已被那些想找同样答案的人给翻遍了。”

詹诺夫沉思地点著头。“对，不过也许并不彻底。我对这个『物种原始问题』所做的研究，远比『第一银河帝国』其他的学者还要超前了五百年。所以等我去看那些古老的记录时，也许解的程度会比其他人要更深入，你明白吗？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所以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你把这些话都跟贝拉诺市长说了嘛？我想她一定很同意吧？”

“同意？好夥计，她乐死了。她说，在『特朗多』一定可以找到我的答案。”

“毫无疑问的，一定的，”特维兹喃喃吐了一句。11

这也正是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主要原因。贝拉诺逼他去找“第二基地”，却同时派唐诺夫去找“地球”，以掩护特维兹的真正的目的。由于“地球”在银河中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根本不晓得在哪，所以用这个藉口，他们就可以在银河中乱逛，而不令人起疑。他对市长的深谋远虑不能不感到佩服。

可是为什么要去“特朗多”呢？去干嘛？一旦抵达“特朗多”，詹诺夫显然只会一头钻入“银河图书馆”中，从此再不会出现。看到汗牛充栋的书、影片、录音、录影，还有无数电脑整理资料，他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何况——再说——

艾柏林在“缪尔时期”也曾去过“特朗多”。故事是说，他在找到“第二基地”的位置，还未来得及揭发之前，就死了。后来阿卡迪·达蕾也找到了“第二基地”的位置。然而她所找到的这个位置，却是在“特朗多”上，随后而来的一场小战争，就在“特朗多”上爆发，“第二基地”的巢穴以及潜伏份子，终被消减了。而既然“第二基地”的真正大老巢在哪，现在不可能再有人知道，去“特朗多”还有什么用？如果真要找“第二基地”，去哪都比去“特朗多”有用。

再说——

贝拉诺还有什么计划，他并不清楚，可是他实在没兴趣去服从她。贝拉诺听说他们要去“特朗多”，就很乐？乐她个鬼！如果贝拉诺想要他去“特朗多”，他就偏不去！——去哪都可以。——就是不去“特朗多”！走著瞧！

想到这，他才终于好不容易地坠入无梦的睡乡。

在逮捕了特维兹的第二天，贝拉诺市长享受了非常美好的一天。她甚至连甜点都吃得过量了；而且这件不愉快的事，她也未跟人提起。

然而不管怎么样，她晓得“议会”迟早会从惊吓和瘫痪中恢复过来，对她展开弹劾的。

她必须预做准备，行动要快才行。所以，她把其他事全搁到一边，专门去办特维兹的事。

当特维兹和唐诺夫正在讨论有关“地球”的时候，贝拉诺也正跟康柏议员坐在“市长办公室”。等他在她对面坐好了之后，她就又赞美了他一次。

他比特维兹的个子要矮小，年纪要大两岁。两个人都是新当选的议员，

年轻，有冲劲；大概这也是两个人会凑在一起的主因，否则以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和脾气，是绝对扯不在一起的。

特维兹似乎总显得很激进，紧张，而且气势旺盛；康柏却正好相反，只露出沉静的自信。也许那是因为他有著金发和蓝眼的关系吧，这在“基地”上，并不多见。金发和蓝眼，令他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细致，使他（贝拉诺想道）远没有特维兹令女人倾倒。

他并非一支“花蝴蝶”。老老实实地跟著他太太过日子，而且直到现在尚未登记“生子志愿表”，也从未与第二名女子有染。这些地方也跟特维兹完全不同。特维兹换女伴就跟换他的长袍一样勤快。

对于这两位年轻议员的一举一动和私生活，柯代尔主持的“安全局”很少不清楚的。

现在，柯代尔也坐在市长办公室的角落上，听市长和康柏交谈。

贝拉诺说，“康柏议员，你为『基地』尽到了很好的服务，但很不幸的是，我们却无法在公开的情况下表扬你。”

康柏笑了笑。他有著洁白整齐的牙齿，贝拉诺看了很觉羡慕，她不晓得是否从“西里厄斯区”长大的孩子和居民，都有这样好的牙齿。然而柯代尔却曾经告诉过她，根据他的调查，似乎找不到明显的证据。

康柏说，“只要你知道，就够了。”

“我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但我也必须先强调，这并不是说，你的责任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既然你已踏上一条艰难复杂的道路，你就必须继续走下去。我们要对特维兹这个人更解一点。”

“我已经把知道的全说了。”

“这也许只是你个人的认为吧。不过这点暂且不谈，你认一位叫做詹诺夫·佩罗拉特的人吗？”

康柏皱眉想了想。“也许见了面我会认识，可是这个名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他是个学者。”

康柏嘴角一撇，露出轻蔑，口气中却听不出来。“喔？”倒好像认为市长以为他会认识学者，才是件意外的样子。

贝拉诺说，“詹诺夫是个很有趣的人，一心就想到『特朗多』去瞧瞧。特维兹议员会陪他一起去。好，既然你是特维兹的好友，你认为他会老老实实的去『特朗多』吗？”

康柏说，“假如你硬逼特维兹登上一艘航线已经固定，指向『特朗多』的太空船，他除了去以外，还能有何选择？你总不至于会认为他临时抗命，不听指挥吧？”

“你不懂。他将和唐诺夫两个人独自在一艘太空船上，而且太空船是由他驾驶的。”

“你是想问，他会不会自动自发的去『特朗多』？”

“对，我就是问的这个。”

“市长女士，叫我怎么讲？我怎么能对他的行动摸得清楚？”

“康柏议员，因为你和特维兹走得很近。你知道他晓得而且相信『第二基地』存在的事实。虽然以我个人的看法，『第二基地』早在阿卡迪时代即已被摧毁了。难道他没告诉你，到底他的这种理论是哪来的？究竟他是如何发现的吗？”

“没有，市长女士。”

“你认为他能发现吗？”

康柏呵呵笑了两声。“可是我也认为『第二基地』早被阿卡迪·达蕾摧毁了呀！我相信她的故事。”

“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出卖你朋友呢？假如他只是在寻找一样并不存在的东西，他的理论又可能对谁有害呢？”

康柏说，“并不是单单有害无害的问题。他的理论虽然微弱，可是却也足以动摇『基地』的人心，把怀疑和恐惧的种子散布在『特米诺』上，适足以影响『基地』在银河称霸，以及重建『第二银河帝国』的神圣使命。而且，最重要的，也会影响『联邦』的领导政权，使其动摇。也就因为如此，你才会不顾一切的在议会上把他逮捕，而且打算私下把他流放到外太空去；在未经公开审判之前。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市长，我能否请问？”

“我是否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话有点可能是正确的——所以我认为他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危险呢？”

康柏沉默不语。

贝拉诺就继续说道，“我同意你刚才的说法，但我的职责却必须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所以，我再问你一次，是否他曾经表示过，晓得『第二基地』在哪，而且也说过他可能打算去哪找呢？”

“我没听过。”

“难道他从未给你任何的暗示吗？”

“没有，当然没有。”

“没有？不要随口就讲。想想！从来没有过吗？”

“从来没有，”康柏肯定的回答道。

“一点暗示都没给过你吗？像在开玩笑时？胡扯时？难道你想不起任何一种暗示的迹象吗？”

“没有。我告诉你，市长女士，他认为『第二基地』存在的幻想，只是痴人说梦。你应该晓得，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杞人忧天。”

“你总不至于突然又站到你朋友那一边去了吧？”

“不，”康柏说。“我只是基于爱国情操的理由，才向你举发他。我没有必要感到愧咎，或者再改变我个人的立场。”

“那你就该提供我一些暗示，告诉我他登上太空船，可能会往哪去！”

“我早就说过——”“可是，议员，”市长脸上充满诡辩的皱纹。“我要晓得他会到哪去。”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在他的船上安装一个超频器，由它把太空船的位置不断传送回来给你知道。”

“我也这么想过，议员。可是，他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所以我怀疑他会查到这种装置——不管我们偷装在哪。除非，我们把这种装置固定在太空船上，让他无法拆卸，而只有任它留住——”“这不是很高明吗？”

“可是这么一来，”贝拉诺说。“他就可能会恼羞成怒。也许他就会故意不顺著他原来的打算走下去，而故意乱跑了。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我就白花脑筋了。”

“这么讲的话，你就无法查出他的动向了。”

“很可能如此。不过对付这种人，还有一套最原始的办法，可以去查出他的动向——我是指派人跟踪特维。”

“跟踪？”

“完全对。藉另一艘太空船和它的驾驶员。你好像很吃惊吗？特维兹如果听到的话，一定也是。他也许不会想到，他到太空去巡游时，竟然还会有别人在后面跟著他，反正，我们会注意到，绝不在他那艘太空茄士配备最先进的侦察装置的。”

康柏说，“市长女士，我并非有意刺伤你，但我必须指出，你对太空飞行的经验实在过于缺乏。想跟踪一艘太空船是从来没成功过的一件事——因为根本办不到。特维兹只需藉第一次『超空间蛙跳』，就可以逃脱追踪者了。即使他并不知道有人在跟踪他，然而等他起飞之后，只需藉第一次『蛙跳』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了。如果不在他船上装超频回报装置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被跟踪到的。”

“我承认我经验不足。我并未像你和特维兹一样，接受过海军训练。不过，我却可以从我那些接受过这种训练的顾问那得到知识。只要一艘太空船在从事『超空间蛙跳』之前，被跟踪他的太空船观察到，那么它的方向、速率，以及爬升率，就可先藉电脑推算出来。只要跟踪者拥有一套优秀的电脑，和良好的判断力的话，他就可以做出与对方差不多的『蛙跳』，足可跟上对方的『蛙跳方向和距离』——尤其跟踪者的太空船上，再配备了最先进的侦察装置的话，那就更轻而易举了。”

“即使能够行得通，最多也只不过一两次，”康柏非常有把握的说。“如果能先后两次都能跟得对的话，那可能还得靠运气。你不能把希望放在这上面。”

“或许我们能够吧。——康柏议员，你当年曾参加过『超太空赛跑』。你明白吗？我对你相当清楚。你是个优秀的驾驶员，而且曾经干出过不少惊人的事。听说，你曾经在『蛙跳』中，追上一名领先的对手。”

康柏一听，两眼猛的一睁。几乎在椅子颤了一下。“那是我在大学时干过的事。现在我已经太老了。”

“还不算老。还没到卅五岁。所以，这次将由你——去追纵特维兹，议员。他到哪，你就跟到哪，而且你要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我。在特维兹出发后，你也马上出发，而且，我告诉你，他再过几小时就要走了。假如你拒绝这项任务，议员，你就会被判成叛国罪囚禁终身。”

而且假如你登船之后，跟踪不上特维兹那艘太空船，那你也不必同来了。如果你想回来，我会让你在外太空被击毁。”

康柏跳起来。“我有日子要过！我有工作要做！我还有太太。我怎么能放弃这些？”

“你必须放弃。凡是被选出来替『基地』服务的人，为了『基地』本身的福祉大前提，他们就必须放弃掉自己的一切小我。”

“那至少我太太总可以和我一道走吧？”

“你当我是个白痴吗？她当然得留下来。”

“当人质？”

“如果你喜欢用这个名词，我也不反对。不过，我倒宁可说，我不愿她跟你去冒险。——不必再讨价还价了。你就跟特维兹一样的被捕了，而且你应该知道，我必须尽快行动——免得『特米诺』的优势逐渐消耗掉。再说，我恐怕也开始得走下坡了。”

柯代尔说，“你对他很不客气，市长女士。”

市长嗤之以鼻的说，“为什么我要对他客气？他出卖了一个朋友。”

“可是却对我们有用。”

“对，是不错。然而既然做得出出卖朋友的事，就难免他下一次不会出卖我们——出卖整个『基础』。”

“为什么你会说『下一次』？”

“哎呀，得了吧，柯代尔，”贝拉诺不耐烦的说，“少跟我要花样了。任何只要玩出吃扒外或者卖友求荣的人，就难保他不会再犯第二次。”

“可是他也可能利用他这种天性，再去联合特维兹。两个人凑在一块儿，他就也许会——”

“少胡扯吧。像特维兹这种天真角色，他只会勇往直前，直趋目标。他永远不懂何谓背叛，而且也永不会背叛；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必须相信康柏这辈子，是绝不可能再被特维兹相信的了。”

柯代尔仍不死心。他说，“抱歉，市长，不过我仍想摸清你的想法。那你能多相信康柏这个人呢？你怎么敢说，他一定会老老实实的跟踪特维兹，而且又随时把下落报回来呢？难道你算准了他会因为他老婆的安危，而听命照办吗？因为他爱她？”

“这些只是因素，然而我并不完全依赖它们。在康柏的太空船上，我们会装上自动回报的超频器。特维兹这个疑心鬼，他怀疑有人会跟踪他，而先搜查自己太空船上有无这种装置。但身为追踪者的康柏，我想他一路忙著追踪对方，就不会想到有这种装置。——当然，假如他竟然也发现了的话，那我就必须借重他对他老婆的感情了。”

柯代尔笑起来。“我这才想到曾经教过你的课程。好，那么，可否请教一下，追踪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双重的保障。如果特维兹不幸被捕，或发生意外的话，也许康柏就会继续担负起特维的任务。”

“还有个问题。如果碰巧特维兹找到了『第二基地』，或者是我们获得了怀疑它存在的理由——不管这两个人的死活——之后呢？”

“我只希望『第二基地』并不存在，柯代尔，”她说。“不管怎样，『瑟顿计划』实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帮我们了。哈利·瑟顿在设计出这套计划时，已是『帝国』的垂死末期，那时候，科技早已经停止发展了。而且，瑟顿也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管『心理史学』有多灵，也许并不是很精确的一种推算。在那个混乱时期，它不可能会有多大的突破。『心理史学』也许要到『基地』的最后一个世纪，才能变得真正完美无缺。而今天，我们已经快要原先所梦想不到的大型侦测，和能够与思想并联的电脑，以及——最重要的——反精神保护盾设计了。如果『第二基地』现在还不能控制我们，他们以后就更无法办到。我一心希望，在我最后这些年的当权期内，能成为那个把『特米诺』带上一条新轨道的人。”

“而假如事实上并没有『第二基地』呢？”

“那我们就将立刻开始走上一条新轨道。”

13

那场特维兹好不容易才睡著的觉，却没享受多久。他的肩头上，已经被别人摇了第二次了。

特维兹猛然惊醒，张眼一望，搞不懂他怎么会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什

——“什么呀？”

詹诺夫很歉然的跟他说，“对不起，议员。你是我的客人，却没能让你好好睡一觉，不过，市长来了。”他穿了套法兰绒的睡衣站在床边，有点发抖。特维兹昏昏沉沉了半天，才想起到底是怎么回事。

市长在唐诺夫的起居室，看起来还是安之若素的样子。柯代尔则站在她旁边，正伸手摸著他的白胡子。

特维兹拉直身上穿的长袍时，脑却想到一件事——贝拉诺和柯代尔——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分开的时候。

特维兹揶揄地说道，“怎么样？『议会』恢复正常了吗？对于其中一位议员没出席的事，他们是否有点关切呢？”

市长说，“有点生趣了，对，可是对你仍旧不太有利。显然我仍然有权可以逼你离去。

现在，你将被押往『阿提美特太空港』——”

“而不是去『特米诺太空港』吗，市长女士？难道我连接受成千上万哭泣欢送者致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看你如此幽默，显然你已经从原先幼稚的行为恢复过来了嘛，好极了，我非常替你感到高兴。也许这也是因为你稍微有了点良知的表现吧。你届时将和詹诺夫教授安安静静的由『阿提美特太空港』离开——”

“而且永不再回来了？”

“而且永不再回来了。不过，”她终于笑了一下。“假如你发现了一些伟大、重要、有用的东西，我还是会很高兴你带著这些情报回来的。而且，你会得到无上的光荣。”

特维兹漫不在意的点了点头。“这也可能会发生的。”

“每件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么说，这趟旅程，你将会很舒服的。你这次驾驶的太空船，乃是最近才造好的袖珍型巡航船——远星号。只需一个人就可操作，虽然它的空间设计是给三个人用的。”

特维兹面容一整，说道，“武器配备完全吗？”

“没有武装，可是却有各种必要的装备。不管你们去哪，你们都是『基地』的公民，银河中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领事，所以你们无需武装。你可以动用必要的基金。——并非无限的基金，这我必须先讲明。”

“好大方。”

“我知道，议员。不过，请搞清楚我的意思。你是协助詹诺夫去寻找『地球』。你必须让所有你遇到的人解这点。而且永远记住，『远星号』乃是一艘无武装的太空船。”

“我是去寻找『地球』的，”特维兹说。“我完全解这点。”

“那你现在可以去了。”

“很抱歉，但是显然我们还没把事情讨论清楚。过去我曾驾驶过太空船，然而我对目前这艘最新型的袖珍巡航船，却毫无经验。假如我不会驾驶它呢？”

“我听说，『远星号』乃是一艘完全采用电脑驾驶的太空船。——而且在你发问之前，我也不晓得该如何操作一艘最新型太空船上的电脑。它会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的。还有什么需要解的吗？”

特维兹低头著了著身上穿的衣服。“想换件衣服穿穿。”

“上船后，你可以找到衣服换。包括那些你平常爱穿的袍子和腰带。教

授要的东西也放上去了。全部放上船了，只除了『女伴』之外。”

“那可太败了，”特维兹说，“否则会比较有乐趣的，不过嘛，目前我刚好没什么要好的女伴。幸好我推测现在银河系中，到处都有美女，只要离开这之后，再边走边瞧吧。”

“想携伴旅游？随便你了。”

她沉重的起立。“我不送了，”她说，“不过还有别人陪的，所以请千万不要做出任何傻事。如果你想逃跑，我想他们会不客气的杀掉你的。我之所以不跟去，就是免得我到时候看了不忍心。”

特维说，“放心，市长女士，我不会轻举妄动的，不过还有件事——”

“什么？”

特维兹把要讲出来的一番话，先过滤了一遍，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也许终有那么一天，市长女士，会有你要求我尽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照我自己的选择，决定要不要那么做了，我对过去这两天的遭遇，将永难忘怀。”

贝拉诺市长叹道，“省著点吧。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到来的话，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不过目前嘛——我却没什么要求你的地方。”

第四章 太空

14

这艘太空船远比特维兹所希望的远比他从发布的资料中所看到的更令他叹为观止。

令他惊叹不已的，倒不是因为它的体积事实上，它的确小得可以。它完全是为了使操作更简便，使速度更快捷而设计由来的太空巡航船。它有着完备的重力引擎，以及最先进的电脑。唯一舍弃掉的传统设计就是体积越大，只会令它的灵活性越减低。

它独特的设计，使得原先至少需要一打组员，甚至更多的人来维护操作的船，减少成仅需一个人即可应付自如。只要再加上一个人轮班值勤，单单一艘这种太空巡航船，就足以应付一大群非“基地”太空船所组成的攻击舰队。它乃是目前银河系里，所有现存各类太空船中速度最快到可以绰绰有余甩掉任何追踪者的太空船。

整艘船是流线型，没有任何一条多余的曲线；内外部的设计上，也找不出任何一个不具创意的弯弧。每一立方米的容积空间，都发挥到了极限，也因此使得它的内部空间更为宽敞。

“铜人贝拉诺”，他悲愤不已的想道，暗中耍阴险逼他去从事一项危险已极的重大任务。幸好她确实是提供了他最好的设备和交通工具，否则的话，即使拚掉这条老命，他也不会断然接受这项挑战的。

对詹诺夫而言，他当时的兴奋是无可名状的。“你相信吗？”他伸手轻抚着太空船的舱壁。“我这辈子还是生平第一次摸到太空船哩！”

“这是一艘袖珍型的船，不过，它内部的空间远大于任何与它同体积的船。”

“怎么可能呢？你可别唬我。”

“没有唬你。我是当真的。这是一艘完全依据重力学设计出来的船。”

“什么意思？不过如果牵涉到太深奥的物理学，那就不必解释了，我会像你昨天接受我『物种起源』的『地球』论调那样，来接受你现在的任何说

法。”

“好，让我们试试看，教授。经过数千年之久的太空飞航，我们一直是采用化学燃料引擎，和离子引擎来做为太空船的动力系统。然而这些引擎的体积都过于庞大。旧帝国海军曾经有过长达五百米的船，可是它的内部活动空间却小得可怜。幸亏自从『基地』存在以来，一向在『小型化』方面，具有特殊的专长；这当然也是由于建立『基地』之初，物质缺乏的关系，才使得一切趋向小型化的。这艘船正是集一切小型化的大成。它完全是采用『反重力设计』，将它的『引擎』直接设计在船壳之中的夹层，以使得船舱内部空间尽可能更宽敞。

如果不是有这种新的发展，我们现在也许还在用超原子”

一名警卫走上来。“你们该上船了，两位！”

天空正逐渐明亮，虽然太阳还要半小时才会升起。

特维兹四下望望。“我的行李都装上了吗？”

“是的，议员，你会发现这条船已经满载了。”

“都是些不合我尺寸和味道的衣服吧。”

警卫突然露出童稚的愉快笑容。“我想不会吧！”他说。“市长早在两天前就命令我们赶制你所需的衣物了；都是照你的身材尺寸做的。费用毫不考虑。听着”他朝四周看了看，想搞清楚没有别人在场。“你们两个太幸运了。全世界最棒的太空船。除了无武装外，设备齐全到无法想像。你们简直太走运了！”

“走霉运吧，也许，”特维兹说。“好吧，教授，你准备好了吗？”

“只要带了这个，我就算准备好了，”詹诺夫说着，就把手一抬，拎起一个正方形的、用着银色塑胶片封好，宽约廿公分的匣子。特维兹一看之下，才突然记起，教授自离开后，一路上都拎着这个小匣子，须臾未曾离手过。

“这是什么，教授？”

“我的图书馆哪。我把所有一切拥有的资料，全按照索引编排，整个放进这个小盒子之中了。假如你认为这条船是个奇迹，那我这个匣子可也不正是个奇迹吗？等于一座图书馆呢！所有能搜集到的，我全放进去了！太棒啦！太棒啦！”

“嗯，是不错，”特维兹说。“我们的确正在走运鸿运高照。”

15

特维兹对船内的设计也叹为观止。空间的利用简直就是天才。单单一间储藏室里，就装满了食物、衣物、影片、和游乐器材。除了两间漂亮卧室外，竟然还有间起居室，一间健身房。

“这一间卧室，”特维说，“一定是你的，教授。至少，我可以看到它拥有一台『显微放大速读机』。”

“太好了，”詹诺夫满意地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脚踢开太空航行，心满意足蹲在这间房里了。”

“远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宽敞，”特维很乐的说。

“看样子，引擎真的是如你所说的安装在舱壁里吧？”

“至少主控设计应该是吧。我们无需储存燃料，或者需要使用燃料。我们只需利用宇宙中本身所蕴藏的基本能源，所以我认为，燃料和引擎必然都在外面。”他随便指了指。

“那……假如……我是想……假如有故障发生呢？”

特维兹耸耸肩。“我受过太空飞航训练，可是对这种船却一无所知。如果它的重力系统出了毛病，我想我大概无能为力。”

“但你至少还会驾驶操作这艘船吧？”

“连我自己都还搞不清。”

詹诺夫说，“你认为这是一艘全自动化的船吗？是否有可能我们两个人只是乘客而已呢？也许我们只需要坐着不管就够了。”

“全自动化的船乃是用在星球之间，或者星球与太空站之间的交通轮渡上，它们才有着遥控和固定的轨道系统导航装置。我从未听说过在从事超太空航行时，有采用自动化导航装置的。至少，目前还不行。目前绝不可能。”

他再次环顾了一下舱内时，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领悟。难道说，市长早就心中有数，认为他有可能改弦易辙想不飞往“特朗多”的打算，而早已把这艘船的航线予以固定住了呢？难道说，“基地”上的自动星际导航装置，也真的装上了这艘太空船，逼着他必须航向“特朗多”吗？

想到这里，他突然不自觉地兴奋说道，“教授，你先坐坐。市长既然说过这是一艘完全电脑化的船；既然你房间里有一架『显微放大速读机』，那我房间里就该有一套电脑。你先坐坐，让我到我房间去好好瞧瞧。”

詹诺夫听了有点慌。“特维兹，好夥……计你总不会偷偷溜下船去吧？”

“毫无这种打算，教授。假如我真想试，那你也放心，我一定会被挡驾的。现在不是市长准不准我下船的问题了。我现在唯一想打算弄清楚的，就是『远星号』的操作法。”他笑了笑。“放心，我不会丢下你的，教授。”

他笑容还挂在脸上没消之前，已经走进了他那间卧室，等门在身后自动关闭时，他已经再次恢复了冷静。照理说，应该一定有某种可以与太空船附近的星球联络的装置才对。把一艘太空船完全封死，与外界隔绝，乃是很难想像的，因此，某个地方或许是在舱壁间一定有个“联络器”。他可以利用它跟市长办公室询问有关操控方面的疑问。

他仔细打量四周舱壁，床头壁板，还有那些光滑整洁的家俱。如果这儿找不到，他就会去搜太空船舱的其他地方。

他刚打算转身走开时，眼睛突然捕捉到桌面上所透出的一线幽光。在光滑而又是浅棕色的桌面上，有着一圈光晕，打出了一行字迹：电脑指示。

啊炳！

他心跳突然加快。果然有一大堆电脑，还有许多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搞通的“程式”。

特维兹对自己的理解力毫无疑问，可是他并非一名“电脑大师”。他晓得有些人对电脑一摸就通，然而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的程度深浅。

在“基地海军”服役时，他爬到中尉阶，有时在担任值日官时，也偶尔操作过太空船的电脑。然而他从未有单独操作过整体电脑的经验，而且除了当值日官所必须懂得的基本电脑操作知识外，他可以说一无所知。

他记起那些一本本的“程式手册”，想起当初看见“电脑技术士官”克拉斯涅，坐在“基地海军”那艘太空战舰的“电脑仪表台”前的景象，一颗心不由得猛往下沉。他记起对方在操作时，就像在玩一套银河系中最复杂的乐器，虽然操作得心应手，可是却一脸乏味的表情而且还得不时去参考那些大本大本的“程式手册”，边看边骂，诅咒他搞不懂。如果连专搞电脑的士官都常常无法操作的话，那他还能怎么样？只有干瞪眼。

特维兹边想，边就迟疑犹豫地伸出一根手指去摸那圈光晕，没想到才轻

轻一触，那圈光就扩散到整个桌面四周去了。整张发光的桌面上，显现出两只手掌的轮廓：一只右掌与一只左掌。然后桌面跟着就以一种很顺、很滑、很突然的动作，于刹那之间翻成了一个四十五度角。

特维兹赶紧往椅子上坐。一句话也用不着再说。完全与他所希望和想像的一模一样。

他将双手放到桌面上的那两个掌影上，手伸出去的角度非常舒服，没一丝需要他勉强的地方。桌面似乎很柔软，他摸到的地方，几乎有点像摸天鹅绒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手掌已经陷进去了。

他吃惊地瞪着他的双手，因为他发现他的手掌并没有陷下去。他的视觉告诉他，它们仍在桌面上。然而他的触觉却好像觉得桌面正在往后退那样，就好像某种东西正轻柔而又温暖的握着他的双手一般。

怎么回事？

现在该怎么办？

他忍不住先向四处看了看，然后就把眼睛闭起来，想去找出某个答案。

他什么也没听到。他一点东西也没听见！

然而在他脑子里，就如同是他自己产生的一个模糊隐约的思想一般，竟然闪出了一句话，“请闭上眼睛。放轻松。我们马上就将进行联络了。”

透过这双手？本来特维兹一直是假设，如果一个人要想以思想与电脑联络的话，就必须藉着一个套在脑壳上的电子感应头盔，才能够办到。

用手？

为什么不能用手？特维兹只觉得自己正变得恍恍惚惚，有点想瞌睡的样子，但是他精神的活动却并未丧失。为什么不能用手？

眼睛也只不过是一种感官。脑子也不过是个中央开关总机，被头骨包被着，与身体其他工作表面隔绝。而手，却是真正在工作的表层器官，也正是这双手，在感觉和支配着“宇宙”。

人类乃是透过双手而加以思想的。也就是藉着手，他们方可以去找到好奇之下的答案；藉着手的感觉、捏挤、扭转、抬举和伸缩，去寻求答案。许多动物具有相当大的脑子，然而就因为它们没有手，才与人类有所区别。

而当他的双手与电脑相握时，他们的思想就合而为一，不再与眼睛的开闭有所关系了。睁两双眼，并不能增进他的视觉，而闭上双眼，也不会因此使得视觉模糊。

不论睁或闭，他都能清晰的看见这间房间并不只限于他看的方向，而是上下四周，前后左右。

他看见了这艘太空船的每一间舱房，也同样看到了太空船的外面。太阳已经升起，晨光在黎明中仍显得黯淡，然而他却能直视太阳，却并不感到刺眼，因为电脑已经自动将阳光过滤得很柔和了。

他感到微风和温度，听见他四周世界中的一切声音。他探触到这个星球特米诺的磁场，还有这艘太空船舱壁上的微电瓶。

他完全体会到如何去操纵这艘船的方法，只是对细节不需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只晓得就像他在移动或运动他身体时那样的自然动作，他就可以把这艘船升起，转弯，加速，甚至任何它能力内所可达到的功能。他只需要意志。

然而他的意志也并非毫无限制的。电脑本身仍然可以凌驾它。就在现在这一刻他脑海中组成了一句话，使他完全了然这艘船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起飞。这句话中间，并没任何伸缩性要他去顾虑。只是在起飞之后，他明白，

整艘太空船将依赖他自己的决定航行。

他发觉正如同电脑已使他的触觉网扩大到极为广袤遥远的地域一样他可以感到上层大气的情形，可以看见气候的各种型态；也可以探知所有正在起飞和降落的其他太空船活动情形。而所有这些情况，都必须列入考虑；电脑都在加以考虑。假如电脑不是在如此进行着各种考虑的话，特维兹领悟到，他大概也不可能这么做了。所有那些一本本的“程式手册”，现在一本也不要了。特维兹想到以前那名士官时，不禁笑了起来。他虽然时常去研读一些有关宇宙重力方面的书籍，解迟早总有一天，在“重力学”观念上所引发的革命，必将改变世界。然而他却绝未想到，“电脑与心灵”可以串联在一起的机密，竟然已是“基地”实现的不宣之秘了。这必将引起科技界更伟大的革命。

他也注意到“时光”的推衍。确实精准的获悉了“特米诺当地时间”和“银河标准时间”的换算率。

可是他的手应该怎么办才能放开呢？

也就在这个思想闪入脑海中时，他的双手早已放开，而且桌面又回复到原先手放的位置了只剩下特维兹他本身未藉助任何帮助的感觉了。

他顿时感到一股空洞、茫然和无助；原先的那种被“超存在”所掌握和保护的感受，也突然之间化为乌有。要不是他晓得，他随时可以再去与它接触的话，那种孤独感可能会使他痛哭流涕。

在他挣扎着去恢复他的思想与感官，对自己加以适应和调整时，已经茫然的站了起来，轻飘飘地走出房间了。

詹诺夫抬头望他走进来。他显然已经把“显微放大速读机”调整好了。他说，“这机器棒透了。它本身就具有优异的『查阅程式设计』。你找着操控装置了吗，孩子？”

“找着了，教授。好得很。”

“既然如此，那我们是否该做一些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呢？我是说，自我保护的手续。我们是否应该用什么安全带之类的玩意，把自己绑到某样东西上去呢？我曾经去找了一下，看看是否有这方面的指导说明，可是却没找到，这令我有点紧张。我得去搞我的图书馆。可是我边搞边又不放心”

特维兹这时已用双手推了推老教授，就好像想叫他早点闭嘴的样子。可是推了几推发现没用，也只好开口用较大的声音去盖过对方声音了。“根本没必要，教授。反重力就跟非惯性定律是等量齐观的。这也就是说，当流体速度没变时，将不引起任何加速的感觉；既然这艘船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跟随太空船本身而改变位置的话。”

“你是说，当我们由这个星球起飞，进入太空时，我们是毫无感觉的？”

“我正是这个意思，因为甚至就在我跟你讲话的那刻，我们已经起飞了。再过几分钟不到，我们即将穿透大气层，半小时后，即将进入外太空了。”

16

詹诺夫简直就跟傻了一样，畏缩地瞪着特维兹。他那张长脸上一片茫然，看不出任何情绪，只除了很不自在。

然后，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眼睛才开始向右转过去再向左转。

特维兹马上体会到他的感受；那也正是他当初第一次从事大气层之外的旅行时，所曾经感受到的。

他用尽可能理所当然的口气说，“詹诺夫，（这还是他第一次叫对方的名

字，而且还得装得很『老大』的样子）我们在这儿是很安全的。我们现在是在一艘『基地海军』的战舰中。虽然它毫无武装，可是当我们在银河中航行时，只要打出『基地』的名号，就足够保护我们的了。即使真有某艘不上路的战舰不买帐，想攻击我们，我们也可以瞬间甩掉它的。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已经发现我可以完美的操控这艘船了。”

詹诺夫说，“我……那……只是因为突然想到……戈兰，想到那种空无”
“没错啊！『特米诺』四周本来就是一片空无啊。在我们与它之间，只有一层稀薄的空气；而在这层空气之上，却什么也没有。我们现在也只不过在穿过那层大气而已。”

“那层大气虽然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薄，可是正是让我们呼吸的空气啊。”

“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不也正在呼吸着吗？而且这艘船上的空气，只有更清、更纯，远比『特米诺』上我们所呼吸到的纯净多了，甚至还会越来越纯。”

“那些陨石会怎么样？”

“什么陨石？”

“大气层可以保护我们不被陨石侵袭。还有，放射线。”

特维兹说，“人类已从事太空旅行两万年之久了，我相信”

“两万两千年才对。假如我们依据『霍尔柏拉坎编年史』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算出”“得了吧！难道你曾听说过人类在从事太空旅游时，遭到过陨石或放射线之害，而死亡的意外吗？我是指，最近？我是说，用『基地』的太空船航行时，有过吗？”

“这些事我可不常去注意，可是我是个史学家，孩子，所以”

“基于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对，是基于发生过这些不幸事件，不过科技也在不断进步啊。在任何大到足以对太空船造成伤害的陨石接近前，我们早已采取闪避措施了。当然，假如同时之间，从四面八方都有陨石射向我们的话，也许我们会很难闪避，可是这种发生率却微乎其微到不可能。”

“你说的，是指陨石来袭时，你正好坐在电脑旁边，才可以应付吧？”

“并不是，”特维兹不屑的道。“如果电脑一定要我坐在旁边，藉着我本人的感官和反应才能有所反应的话，那陨石可能早在我们还不懂得之前，就已经击中我们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电脑本身在自行分析、推测，以远比你我快到几百万倍的反应在反应。”他突然把手一抬。“詹诺夫，来，让我给你看看电脑能做些什么，让我告诉你，让你看看太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詹诺夫瞪着老花眼，喉咙里冒出叽叽的几声傻笑。然后突然间变为大笑的哈哈两声。

“我恐怕不想知道，戈兰。”

“当然你还有点犹豫，詹诺夫，因为你对早已存在的，等看给你知道的事实，到底是什么还不知道。试试看吧！来啊！到我房间去！”

特维兹牵住对方的手，半扯半拖着他。等他坐到电脑之前时，他就说，“你见过银河吗？詹诺夫？你到底见过吗？”

詹诺夫说，“你是指……天上？”

“对啊，当然就是指天上啦。难道还有哪里？”

“我见过了。每个人都见过。只要你一抬头，就看到了。”

“你曾在在一个黑暗晴朗的夜空下，当那些有如钻石一般的星星高悬在地

平线之上时，看过它吗？”

那些“钻石”，也就是指闪烁在“特米诺”夜空的遥远星辰。它们是一小簇横跨在夜空，不超过廿度宽，而且大半夜都是垂在“特米诺地平线”之下的带状星云。与这群星星在它们旁边的分离的，则是那些无法用一般肉眼所能看见的更暗、更遥远的星球。那才是真正所谓的“银河带”，而“特米诺”也正是在它的最荒凉、最遥远的边缘上。

“我想有过吧，又如何？那只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啊。”

“当然，那只是个常见的景象，”特维兹说。“也就因为如此，才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看到。既然屡见不鲜，仰头可见，谁还会真正仔细去看呢？但现在，你将会真正的看见它了，而不是从常有云雾干扰的『特米诺』上去看它。你会看到永远无法从『特米诺』上所见到的不管星空如何清澈澄明，不管当时是多么黑暗，不管你怎么费神的去瞪着夜空。我多希望我以前没到过太空，而能像像你那样首次可以看到银河中的那种难得的美啊。”

他朝詹诺夫站的地方，推了张椅子过去。“坐这儿，詹诺夫。这还得花点时间。我必须先习惯一下这个电脑。而我原先所感觉到的，我晓得这幕景观将是十分立体的，所以我们并不需任何银幕之类的东西。它直接与我的大脑相接，不过我想我应该能够制造出一个分离客体的影像，也让你能够看见。请把灯光关掉好吗？不必了，我真笨。我可以叫电脑来做。就坐着不要动好啦。”

特维兹与电脑接触到，与它温暖而又亲切地相握着。

灯光逐渐转为黯淡，终至完全隐灭了，詹诺夫在黑暗中很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

特维兹说，“别紧张，詹诺夫。我也许会有点困难的去试着操纵这套电脑，不过目前我初步进行的还算顺利，请稍安勿躁……你看见了吗？那一弯明亮的星球？”

它就悬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有点暗，而且起初尚有些抖动，可是慢慢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亮了。

詹诺夫声音里充满着敬畏。“那就是……『特米诺』吗？难道说……我们……已经……已经距离它这么远了嘛？……”

“对，太空船行进得非常快。”

这艘船正以大弧飞进“特米诺”的夜色阴影中去，使得它的向阳面逐渐形成了一弯明亮的半月形。特维兹有股冲动，想将太空船以大广角弧度带着他们重新飞到星球的向阳面，去看看它在灿烂阳光下所呈现的美；不过他终于还是忍住了这个念头。

詹诺夫也许会觉得他那样做很新奇，可是那种绚烂的美仍然会打个折扣的。每个小孩都晓得“特米诺”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看过太多有关其他星球的相片。“特米诺”只是一颗“水星”水源丰富，矿藏贫乏，农业发达，重工业很少，然而它却是整个银河系中，拥有最先进科技和微型化工业的星球。

假如他能让电脑利用微波转换成视觉影像的话，他们即可一目了然的看清“特米诺”的那上万个住人的岛屿，和两个大到看起来像大块陆地的“特米诺星市”以及

转开吧！

那也只不过是想法，一个意念的运动，然而景象却立刻变了。那弯有

如弦月般的“特米诺”，已由视觉边缘飞快的消逝了。他的眼睛又再次看到一颗星也没有的黑暗太空了。

詹诺夫清清嗓子。“我希望你能再把『特米诺』带回来让我看，孩子。我觉得我以前根本就是瞎的，对它一点概念也没。”

“你并没有瞎。看！”

一重苍茫的透明影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就好像望远镜的焦距逐渐越调越准、越调越清那样，“银河”接上了，而且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光彩与亮度的架构。

它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晰，但大小仍然未变，也正因为“特米诺”是属于“银河带”上方的星系，才使得“银河”看上去不会那么扁。它乃是个极尽缩小的双重螺旋，有着弯曲的黑色星云缝隙，一直拉到“特米诺”明亮的边缘。星云乳状的光辉被距离缩小和变得微弱看上去似幻似真。

詹诺夫张口结舌的低语道，“你没说错……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子的景象……我从未梦到过这么多……这么清楚……”

“你怎么能？『特米诺』的大气层将你与它隔开，你即使连它外缘的一半都看不到。由『特米诺』地表，你根本也看不到星云。”

“可惜我们却只能看到它的正面。”

“不必可惜。电脑可以把银河的每一个角度都显示出来。我只要表示出希望甚至根本不必大喊。”

转换座标！

意念的运动就等于下达指令，虽然它绝不是个很精确的命令，但是“银河”的影像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变化了，他的心灵带领着电脑，随心所欲的遨游着。

慢慢慢慢的，“银河”就开始转到了它“银河带”的右方角度了。它就如同一个巨大无比，闪亮光辉的漩涡那样，一直伸展出去、伸展……扩散出去，有着无数黑暗的螺旋，有着无数灿烂的集束和环结，和一个完全看不出形状的光亮中心。

詹诺夫问道，“电脑怎么能由这里，去看到距离我们目前位置远超过五万光年的太空呢？”他喑哑的低语着。“请原谅我这么问。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特维兹说，“我对这套电脑的了解，跟你所了解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知道一点，那就是，甚至一个简单的电脑，也能调整座标，把『银河』任何的位置显示出来，而且一开始，它就能把那个角度的影像很自然的就像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转换到电脑在太空中的位置上。

当然，只要它能利用它最先所能感受到的资料，它就可以顺着这个角度，把影像转换成超广角，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更近一点的去看看那些黑暗的缺口与其它原本模糊的影像了。以现在这个情形看，虽然”

“什么？”

“我们已有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了。我怀疑这套电脑一定存有整个银河系的完整地图，所以必定也能很容易的由各种角度去看到它。”

“你所说的一套完整的地图是指什么？”

“有关每颗星球在太空的座标，一定也都存在电脑的记忆库里。”

“每一颗星？”詹诺夫又傻了。

“哦也许并不是全部的三兆颗吧。但至少应包括从所有住人星球上所能

看见的那些星光也就是那些K级亮度和比K级更亮的那些星球。那就表示至少大约有七十五亿颗之多。”

“从每一颗住人星球上所能看见的那些星星？”

“我倒不想讲得很死；或许并没有那么多吧。不过总之，在哈利·瑟顿时期，银河系已有两千五百万个星球有人居住了听起来很多，可是也只是每一万两千颗星球中，才只有一颗是有人住的。再来，自瑟顿到现在的五个世纪中，虽然『银河帝国』大部分已经崩溃，可是却未阻碍殖民地的拓展。也许还可能要比以前更鼓励殖民呢。住人星球不断扩张增加下，也许现在已经有三千万颗了。很可能这些所有新增加的住人星球，并未全部包括在『基地』的记录中吧。”

“但那些老的呢？至少它们应该早就有记录了吧？”

“我想应该有吧。当然，我不敢保证说一定有，然而凡是那些早已有人的星球，却应该是有记录的。让我再议你看一样东西只要我能进一步的控制这套电脑的话。”

特维兹的手微微那么的一硬，手掌似乎就更往桌中陷进去了些，想抓牢电脑。其实这也许是根本不必要的；他或许只需默然而又随意的去想到三个字：特米诺！就够了。

他甚至还没真正想到。就已经有了反应，一颗闪亮的红色钻石，出现在漩涡最边缘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他兴奋地叫道。“那正是『特米诺』所环绕的恒星。”

“啊……”詹诺夫低沉颤抖的叹息着。

然后，一颗明亮的黄光点，从银河心脏区的那一大簇星星里倏然呈现；它实际的位置仍然是在中央光晕的一边。它比较接近位于银河边缘上的“特米诺”；比较偏向这一边。

“那个，”特维兹说，“他是『特朗多』的太阳。”

长叹了口气后，詹诺夫才说道，“真的吗？他们不是总说，『特朗多』是位在银河的中央嘛？”

“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的确是。因为它乃是唯一一颗接近银河中心，而且还住着人类的星球。它远比任何主要的有人星系都要更接近。银河的实际中心，是个包含了将近百万颗星球的『黑洞』，也因此使得它的中心成为一处可怕混乱的地方。据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在银河实际的中心，并无任何生命存在，而且也不太可能有生命存在。『特朗多』乃是在银河间漩涡游臂的最前端，相信我，假如你站在『特朗多』上看它的夜空，你可能会觉得你正是站在银河的中心。它完全被重重的星球所里住。”

“你去过『特朗多』吗，戈兰？”詹诺夫很羡慕的问道。

“实际上并没有，不过我却观赏过它四周天宇的影像。”

特维兹沉静地注视着银河时，想起在“缪尔”时代对“第二基地”所进行过的大搜索；想起那时候每个人都在翻“银河地图”；还有到底有多少著作和影片讨论过这个主题。

也正因为哈利·瑟顿曾说过，从一开始，“第二基地”就将建在“银河的另一端”，那个地方将称为“星际的边缘”。

在银河的另一端！也就在特维兹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时，一条细微的蓝色线条就跳入了视野，它由“特米诺”拉出去，穿过“银河黑洞”的中央，

直达另一边。特维兹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刚才并未直接下达命令给电脑，要它显示出这条线来，可是他当时却曾很清楚的想到过那个“念头”；这对电脑而言已经足够了。

然而，很必然的，这条以直线通到“银河”对面的蓝线，并不一定就表示正是哈利·瑟顿所曾经说过的“另一端”。而是阿卡迪·达蕾（如果一个人能相信她所写的自传的话）曾经运用过的一句大家都能接受的话“一个圆是没有尽头的”那条线。

也就在特维兹脑中闪过这个观念时，电脑早已远比他所能想像的快地开始转变了。那条蓝线一闪即逝之下，代之而起的，竟是一个穿过“特米诺”太阳那颗红色星球，把宇宙银河整个围起来的大圆圈也是蓝色的。

一个圆并无终端，而如果这个圆是从“特米诺”开始的话，那我们假如想找出它的另一端的话，势必仍会回到“特米诺”，那也表示说，“第二基地”就在“第一基地”上。

但是如果，在实际的真实上，它一直未被发现如果原先所说“第二基地”已被发现的论调，只是个幻想的话那下一步该怎么办？除了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圈之外，还能找到什么与“第二基地”相关的呢？

詹诺夫说道，“你是在创造幻象吗？为什么会有个蓝圈呢？”

“我刚才正在尝试着对电脑的各种操控。你是否想找出『地球』的位置？”足足愣了一会儿或者两会儿之后，詹诺夫才说，“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我要试试看。”

他试了。什么也没跑出来。

“抱歉，”特维兹说。

“难道没有吗？没有『地球』？”

“我想大概是我命令下达的不对，可是又不大可能。我猜大概是『地球』并未收录在电脑的记忆库中吧？”

詹诺夫说，“也许它是用了另外的一个名称登记的吧？”

特维兹一听，马上跳起来，“什么另外的名称，詹诺夫？”

詹诺夫一句话也没吭，特维兹忍不住在黑暗中笑了笑。他突然想道，也许这个观念正是个关键吧？不要急，等他一下。让它稍微成熟些吧。他故意把话题改变掉说，“我不知道是否我们也能支配光阴。”

“光阴？我们怎么能够办到？”

“银河是不断在滚动旋转的。『特米诺』要花将近五亿年的时间，才能绕完『银河』一圈。当然这也就是说，越接近『银河中心』的星球，它们转动的速度也就越快。而每颗与『银河中心黑洞』相关的星球。它的运转记录也必定会收录在这个电脑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要电脑把每一个运转相乘数百万次，而让运转效果变为视觉。我试试看，或许能办到。这样或许我们能预先看到『银河』的未来。”

他试了，而且在尝试时，全身肌肉忍不住紧张起来就好像他想掌握住整个的“银河”，提升它，扭转它，强迫它往回倒退向前！

银河动了。缓慢的，恢宏的，它开始朝着螺旋臂应该旋紧的方向转进去了。

“光阴”以飞快的速度从他们眼前闪过一种虚幻的、由人工所创造由来的“时光”也就在它飞快闪过的同时，群星也都变成了一些晃眼即过的短暂东西。

某些大一点的星球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先是发出红光，然后越变越亮，终于扩张成一颗颗赤红的巨星。然后，一颗在中央星群中的星球，无声的爆炸着，射出令人目盲的光亮；也不过是那么短短的一瞬间在“银河”无穷的光阴磨擦下慢慢变暗，终至消失。然后，在某一条螺旋臂中，又有一颗在爆炸，然后……更遥远的地方……又有一颗……。

“太神妙了……”特维兹发着抖说道。

难道说，这个电脑可以预测出星球将在何时爆炸的准确时间吗？还有哪些星球将会爆炸吗？还是说，它只是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现出星际的未来呢？那完全只是一种大约的推算吧？

詹诺夫哑着嗓子低语道，“银河看起来就像个生物，正在太空中爬行。”

“它本来就是有生命的，”特维兹说，“可是我已经有点吃不消了。除非我能找到一种比较不吃力的操作方法，否则我就快要玩不下去了。”

他放弃了。“银河”转动的速度跟着就慢了下来，然后静止，再跟着一抖，就终于回到了原先他们从一开始所看到的那片影像。

特维兹闭起眼睛猛喘着。他注意到“特米诺星”正逐渐在他们身后缩小……缩小……终于到后来变得看不见了，只能隐约的看到它稀薄的那层大气层了。他也注意到那些充斥在“特米诺”内太空里的所有太空船。

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对这些太空船中的任何一艘加以观察辨认一番。是否还有一艘与他这艘一模一样的太空船，也循着他的那条航道在逐渐接近他呢？

第五章 发言人

17

特朗多！

将近八千年，它一直是“银河系”中那个权力与领土不断扩张政治体的首府。而八千年后的一万两千年中，它就成为整个银河政治群体所结合的“第一银河帝国”的首都。成为帝国的中央，它的核心，它的政治文物重心。

想到“帝国”而不想到“特朗多”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特朗多”一直等到“帝国”步入衰亡之后，才逐渐达到它实体文明的巅峰期。如果在当时没有人看得出“帝国”的衰败，以及它逐渐步入暮年的迟缓，也是因为“特朗多”的缘故；那时它在银河间正是一颗灿烂耀眼的金属星球。

它的成长巅峰是当它在银河中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之后的事。它的人口总合（藉法律）永远固定在四十五亿，而星球表面上的唯一一块绿地，是属于“帝国之宫”，以及“银河大学图书馆”范围内的那块草坪。

整个“特朗多”的地表都已被金属包被。所有沙漠和肥沃区域，全部加以围里，成为人口拥挤的住宅区，行政管理中心，电脑化的机器工厂，屯积粮食与零件的巨大仓库。所有山脉和山谷，也都被铲平和填平。城市无止境的向大陆块层与海底挖掘拓展，只留下海洋做为它唯一粮食与矿物的来源。

与“外在世界”的联络，“特朗多”藉着它上千个“太空港”，它的万艘战舰，十万艘商船以及百万艘太空货轮，无远弗届地将它的触须伸向银河各个角落。

没有任何城市有它那么巨大，也没有任何城市能像它不断推陈出新。在

“银河”中，没有任何星球比它更能利用“太阳能”，也没有任何星球比它更能消耗多余的热能。无数闪亮的散热器，在当黑夜降临到它的半球上时，就伸入稀薄的大气中散热，直到天明才降下来。

向阳半球却会在晨光微露之际，把聚热器打开，吸收阳光热能。“特朗多”本身，即是一个能源的星球。

当它达到巅峰时期，“特朗多”即在统治着“银河帝国”！

它统治得相当差劲，然而却无法再找到比它更好的统治者。由于“帝国”本身已经大到无法单由一个世界来推动和管理即使它曾经有过无数英明的帝王。当“帝国”走入败亡，“帝国”的皇冠被那些奸诈的政客和愚蠢的竞争者，你来我往的争夺时，当官僚政治已经一变而为既有的文化型态时，“特朗多”又能如何来维持帝国正常的生机与命脉呢？

然而即使到它最坏的程度，“帝国”这部大机器中，仍需要“特朗多”的自我发展原动力给予协助。“银河帝国”不能没有“特朗多”的推动。

“帝国”已注定崩塌，然而只要“特朗多”仍旧是“特朗多”，仍然是“帝国”的核心，那么，“帝国”就仍然有着它不可一世的骄傲、传统、以及力量。

唯有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后当“特朗多”终于陷落，终于被掳掠一空；当它的居民活活被杀死了好几百万，而留下数十亿的饿殍；当它扎实的金属表层，被“野蛮人”的太空舰队，轰炸成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时“帝国”才终于为大多数的人“认为”已经垮了。曾经盛极一时，在“银河”中独霸的世界，残存下来的灰烬也就显得更为凄惨了；“特朗多”已经由一颗最伟大的人类星球，沦为一片难以看透的坟场了。

那也不过正是发生在两百五十年前的事。然而在“银河系”的其他区域，“特朗多”仍然像当初那样的未破人遗忘。它将永远出现在无数叫座的小说中，被缅怀往日的人所眷恋；而以“特朗多”所产生出来的成语，诸如“就跟您到特朗多去找一个人那样难之又难！”和“这玩意怎能跟特朗多的比差远啦！”等等的话，早已成了“银河世界成语”了。

整个“银河系”的所有其他区域只除了在“特朗多”上，才不再是真实的了！在这里，往日的“特朗多”已被遗忘。它金属的表层，几乎完全丧失了。现在的“特朗多”星球之上，只散居着一些自给自足的农夫，当难得见到的商船来到这里时，它们甚至找不到落脚的港口。虽然“特朗多”三个字在官方的字典中仍然找得到，但它已不是通俗的语句了。对今天的“特朗多人”来讲，原先在“银河标准语”中所讲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怪发音的“穴”字。

昆多·桑帝斯坐在那儿打着瞌睡时，脑子里却流过刚才那些思潮。

